

杜律詳解

中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5
2



文庫 17
W135
2



杜律詳解卷之中

伊勢津阪孝緯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嚴中丞枉駕見過

嚴武以御史中丞尹成都以世舊待公訪浣花草堂枉猶

屈也公自註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案先是蜀分東川西川置兩節度上元二年

合兩川為一道廢東川節度使以嚴武為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總鎮之

元戎小隊出郊垆問柳尋花到野亭

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

大也戎兵車也元戎猶言將軍也元戎出必大隊言小隊者因遊覽來過故減儀從隊兵少隨爾問柳尋

花即途中遊覽之興城外曰郊郊外曰垆蓋以節鎮之貴而枉駕於郊村故若非特過臨然也抑亦厚意

眷顧不官 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 蜀一名川

嚴武初鎮東川至是尹成都合東西兩川為一節度鎮之故曰川合東西美其總鎮全蜀也瞻使節言蜀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彦氏寄

010 1851 90426

人瞻仰其威望也地分南北言蜀與長安南北遠隔
 任者分付之謂此句公自嘆身飄零南中而不能北
 歸任其流轉不定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
 寧晉書張翰會稽人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闔門於船
 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歡悅問循
 知其入洛翰便同舟即去魏志管寧漢魏之際避亂
 依公孫度居遼東三十年好坐一藜牀當膝處皆穿
 常著皂帽布裙而已此承地分句言己之萍踪其始
 人蜀也原如張翰一時起意趁人扁舟入洛倉卒之
 舉自貽悔恨今乃不能歸竟如管寧寓于遼東皂帽
 布裙窮困自守也胡燮亭云公避亂入蜀當日原質
 質然不暇遠慮遂匏繫不歸坐消歲月查志以歿其
 誤在入川一舉所以深悔也案張翰字季鷹是羽翰
 之翰平聲今用作仄聲後人遂襲之故劉寂寞江天
 辰翁云翰不平聲據之蓋自此詩創用也寂寞江天
 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道言也少微星在大微垣
 西一名處士星故公自比
 身既為隱士僻居寂寞之濱深藏于雲霧中猶少微
 之星天曇不可見能有何人認識嚴公乃以兩川節

度之貴重不遐棄寂寞之故人公深感其厚茲也
 以少微星自居是高世絕俗之人亦見傲岸氣象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江即錦江短述謂不
 能述其大者顧註題

云值水如海勢篇中不言海勢聊
 短述而已水檻一聯正短述也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僻偏也言與人
 異也死不休極

言其弗得弗措也是下句解上句自狀其耽佳句之
 情憶昔自負詩才不屑尋常之語其耽佳句之甚必
 欲驚人不得不已自盡死力求之殆欲嘔出心肝何
 其性之僻也然此皆少壯時事今嘆其不能大述也

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漫浪漫也莫深
 愁從花鳥說言

不復足畏也二句嘆老來詩興不競以海勢之難狀
 自恥才退之甚也花鳥句申言漫興且與驚人對映
 蓋當時佳句不唯驚人以狀物精微寫透其形神花
 鳥亦所愁也今乃老衰才力兩落率意信口平平無
 奇只渾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則刻畫萬物之
 情狀使無得遁于吾之筆下何以復能再之哉甚矣

吾之衰也漫興一作漫與言漫然隨意付與東坡山
 谷誠齋襲用之俱押入韻已上四句意一貫與一片
 花飛滅却春同格為五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
 六述瑣事先有此嘆也
 替入舟上為欄障以防人墜蓋舊有所設今因水
 大溢又別設之故曰新添川上之人因雨水漲垂釣
 多獲鰻鱧鱖魚此句蓋其事也是誠區區小事亦惟
 漫興而已故舊也著猶繫也平常豫備故曰故著槎
 枯木也替代也入謂挈家載之公貧不能備舟設槎
 以代之若宅或漂沒欲乘以避難也浮木載家危
 矣亦不得已之計耳其窮如是那得才思不落噫
 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陶謝陶潛謝朓渠
 彼也公值江水如
 海勢不可無雄篇驚人者獨奈年老才退聊且短述
 而已安得才思雄贍如陶謝之輩令其對此壯觀則
 豪興勃發必逞天手筆渾涵汪洋亦如海勢不惟驚
 人殆泣鬼神矣我與之同遊其其愉快為乘何如哉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曰漫向江頭把

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
 不戴駿驥冠腹中書籍幽時曠肘後醫方靜處
 看興發會能騎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一二言
 其放浪間適之況三四直諷之矣鸚鵡賦借爾
 衡事刺其狂傲唐書本傳武與甫世舊待遇甚
 隆甫放恣無器度嘗憑醉登武牀瞪視武曰嚴
 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蓋指是類
 耳駿驥冠以駿驥毛羽飾冠漢侍中之冠以公
 嘗為近侍之臣用之公傲誕武過其宅有時不
 冠而見亦見本傳故詩及之兩句言其文章驚
 人不空恃才狂傲即遊方之外何為不冠巾而
 見人耶亦親友間賣弄相謔也五六言其幽事
 兼贊博學矚腹中書用郝隆事肘後方葛洪所
 著醫書結言乘興而出幸復來訪公愛騎馬數
 見公詩其稱能騎駿馬贊老而尚善馭亦兼寓
 嘲意也使君灘在蜀魚復縣楊亮為益州經此
 而舟覆俗稱為使君灘借言節使城府蓋以其
 近水也公詩通篇酬答嚴詩或解嘲或承認或
 暗答其意須先玩原唱乃知
 所和之旨故具舉而詳之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

奏書指上疏，房瑄水竹居即

浣花草堂也。言余雖曾居親近，言路然實性懶。考槃水竹之境，分之所稱也。拾遺實為清華之官，此詩開口，便自稱拾遺，兀傲之氣如見。且見其為舊閣老曾

奏數行書，亦見不畏疆禦。然次乃接得圓轉，遂抑躲過，不露精神。與王右丞溫

泉寓目起聯同一手段。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栖真

釣錦江魚。奉引導駕也。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

苑在同州馮翊縣南，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唐置

沙苑監，牧馬。明皇命王毛仲監牧，至四十餘萬匹之

盛。公有沙苑行具記其事。沙苑所進必是駿馬，答嚴

詩第七句真釣答嚴詩，一二故曰真。猶云如所喻也

上句承拾遺，下句承幽棲。昔騎沙苑駿馬為御前，先

驅今則垂釣錦江真作一漁夫矣。此雖言孫然隱然

嘯強有一種不肯倒架子意。謝安不倦登臨賞阮籍焉，知禮法疎

晉謝安喜山水，攜妓遊賞，以此嚴公風流好遊覽之

賞舊本賞作費太俗，且不倦費殊不成語，不若賞字

雅且受故從輯註本正之。嵇康絕交書：阮嗣宗至性

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

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上句承幽棲錦江

言嚴公喜遊風流忘勢，嘗既在駕野亭，冀復來遊賞

下句承拾遺奉引謝狂傲失禮之過，言非故作疎放

況敢倚能文而驕，亦唯將軍禮數寬故沐恩乘興而

不自知耳。遜言冀其恕宥，然焉知字大有骨氣。未肯

自屈，何其強項耶。胡燮亭云：此總酬嚴詩三四亦從

原題野亭而來。然詩意中有微辭，蓋言遊覽風雅何

能拘於禮法，不然似花間喝道背山起樓，一種俗人

耳。此意人未看出燮亭

可謂眼光透紙背矣。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

欲教鋤。枉屈也。沐猶蒙也。鋤謂揮鋤削草。楚辭：卜居

承禮法疎併懶性幽棲，一齊收拾。言幽棲荒蕪沒徑，

懶性未嘗掃除若幸不倦遊覽，枉蒙旌麾辱臨，則須

誅鋤草茅開徑以奉待也。此恐禮法之疎示恭敬之

意也。燮亭云：因來詩欲其來見此則反請其見臨照

事有機鋒語，則遜抑想見此老與節使交未嘗自下

僧孺所詰乃卑辭下氣搖尾乞憐豈非失其守乎如公此詩則能遜抑而無所屈從容中有毅然不可犯者其所養可知也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餽得寒字應是感前詩之

義折節惠然肯來嚴公誠可人哉攜一作遺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鞦竹裏蓋後園也公草堂詩有步

屨萬竹疎之句知其有大竹林矣行廚嚴公所攜酒饌玉盤饌器蓋有司移厨帳而來就竹陰張設之也只舉玉盤以槩其餘諸皆美器想像溢目酒肴之美亦在其中此舉畧以例詳之法簇金鞦言門前騎從羣馬繫在花間也此亦影畧止舉一件以該諸餘旗蓋之盛在其中矣花竹環居景境清幽蓋足以娛賓矣玉盤映竹金鞦耀花實草堂生光也燮亭云一句寫得宛然節帥移饌於草堂飲宴富貴清雅兼而有之不言設席乃以洗盤輕點不犯正位妙按起不用引直敘盛歡與城西陂泛舟同一起法皆以興殊劇

也

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使者徵求用

天子召命曰徵禮數禮法之品數尊卑各有等差也廉頗傳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寬言不責也上句承第二下句承起句僻地柴門之陋而花邊簇金鞦似是勅使來臨徵求處士之急不然世間決無之事外人望見之必疑以為然故曰非關以解之將軍之枉駕攜行厨以來能憐舊好不自高亢從容款曲如平生歡故曰禮數寬自識對外人疑望者而言將軍盛意公獨深自識也此自前首阮籍焉知禮法疎來蓋嚴公因酬答詩而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來故公特有此句
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百年猶言一生浣花村去府城五里故曰地僻公
也此句反襯第二五月江深夏水尤盛之時題為此句特書仲夏蓋夏江水漲瀾漫浸岸時方五月溽暑而草閣臨水不翅致爽氣殆凜然覺寒也此句照應起句閣上納涼之宴竹裏行厨所進玉盤盛來宛然可想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看弄漁舟言漁人操舟撒

網各自得魚之盛倚閣看弄以娛目也移白日言終日消暑待晚而歸也老農公自謂反對將軍謝辱忘形之交也何有罄交歡言田家貧陋無所供奉何以罄其交歡乎唯有觀魚相留耳因獨費嚴之行厨故媿謝無答敬也公與嚴共為舊閣老今嚴為全蜀節帥故稱曰將軍公則治下一匹夫耳故自謂曰老農千載之下使人氣塞賴嚴公善待之公亦猶稱交歡真忘形之交抑亦所謂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秋盡 此詩寶應元年九月流寓梓州思浣花草堂而作亦取篇首二字為題非必詠秋盡也按年譜是年七月嚴武名還朝公送到綿州未幾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復還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皆梓屬邑

秋盡東行且未回茅齋寄在少城隈 梓州在東故云東行且未回言自避亂來梓州徒西望成都且未能回也茅齋即浣花草堂寄在二字見不忍割之意且妻子尚在于彼所以傷懷也少城城外小城在成都 離邊老卻陶潛大城之西相傳戰國時張儀所築

菊江上徒逢袁紹杯

公隱棲種菊故自況陶潛此應起句秋盡想其無主而徒衰也

後漢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大會賓客遣使要玄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座飲酒一斛容儀溫偉傾倒一座玄為儒而遭世難故公自比蓋指嚴武綿州別宴也舊注引河朔避暑飲殊無干涉 雪嶺獨看西日落劔門猶阻北人來 雪嶺即雪山見前應是秋已有雪蓋望成都惟見雪山

山落日銜山暮景蕭然也劔門即劔閣自蜀赴中原道皆緣此其險比關門故曰劔門時徐知道雖為其下所殺餘兵未平道路梗塞故曰猶阻北人來嘆中原消息不可得聞也 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不辭猶言不厭蓋強自安也懷承五六相引而下萬里為客長滯天涯良可哀矣然亦不敢辭也蓋故鄉不可得而歸已只得還浣花草堂與妻子慰懷抱斯可矣而此猶且未有期尤可哀之甚也夫公在浣花草堂固是萬里孤客今乃亂離如此卻望成都是故鄉故作不得已之辭耳

野望 此亦在梓州作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 北一作南似是在梓州

射洪縣北二里涪音浮涪江源出西羌自州東南合

寒冷貌南州地暖故仲冬始有淒淒之景也 山連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

下五溪 以起句山水二字分承與立春吹笛二詩同格 巂巂委反越巂郡名本益州西南外夷漢

武帝開置自是高山相連至蜀蓋數千里矣蟠猶包

也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

後人謂之三蜀散漫也巴渝水名在重慶府城東

五溪即武陵溪謂雄溪楠溪酉溪沅溪辰溪本蠻夷

所居在湖廣辰州界蓋涪水至巴渝合岷江散漫為

洪流而五溪水入焉上句曰極西南荒山連亘環

抱蜀川下句曰極東南長流散漫來自蠻夷眼力所

窮曠濶無際自恨身來僻陋之鄉何得不傷神乎斷

句故曰目獨鶴不知何事舞饑鳥似欲向入啼 此寫近景

極傷神

何事猶言何故訝怪之辭人公自謂也獨鶴饑鳥並

野望所見風日淒淒中之景蓋獨鶴孤寂應無意於

舞而踟躕自樂故曰不知何故乃爾訝其無情也饑

鳥憔悴哀鳴之切似欲向我而告其苦李義山雜纂

所謂鴉似措大饑寒則吟同病相憐尤可悲也皆

公因已相感鍾情之極生斯癡想殆有欲哭之意射

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既野望傷神又無酒可飲射洪出美

酒因憶之何人為我攜來一醉消此愁手稱美酒曰

春酒取春字有美好富盛之意故唐人名酒多以春

如麴米春梨花春金陵春若下春是也綠字形容其

美皆反照風日淒淒及獨鶴饑鳥用之寒仍綠言當

此寒候仍凝春色也目極楚辭語應上半用之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一云收兩河唐書寶應元年十月僕固懷恩屢破史

朝義兵進取東京河南平次年正月朝義走河

北懷恩遣兵追及之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

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博降河北平公在蜀

聞捷音喜作此詩時代宗廣德元年也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薊音計薊北即幽州天寶以來

賊之窟穴今始剷除而收復之公在劍閣之外忽傳中原好消息驚喜之餘眼淚迸出也

卻看妻

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公平時看妻子顏面憫其漂泊異鄉惻然不勝

憂傷今日却見其狀亦皆喜色揚揚則向來所愁蕩然安去哉公客居無聊惟憑詩書消遣過日忽聞捷

思歸其難在案頭者急忙漫爾卷收直欲束裝也

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白首放歌即承喜欲狂幾忘其首之

白而狂態莫禁也作伴承妻子即將妻子作旅行伴侶也蓋公聞兩河捷音喜得老見太平便忘其衰白

而快然放歌更須置酒縱飲以盪滌平昔之鬱懷時亦屬青春旅行好時節直可趁此時挈眷作伴還鄉

其樂為何如哉全

唐詩首作日非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

陽即當即也聞捷即欲還鄉一若不待束裝而上路為快者便隨便也有忽已意見下江之易兩山夾

水曰峽渝州巴縣有明月峽石洞峽等總謂之巴峽

蜀船入峽之始也巫峽即其下流所謂三峽之一在夔州巫山之下水經注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

無闕處重巖疊嶂隱日蔽天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

月其隘且脩如此巫峽之間一百六十里最險而狹

故曰穿襄陽屬楚即明湖廣襄陽府既出峽而赴襄

陽順流而東故曰下此皆歸路所經歷洛陽即公故

鄉自襄陽上陸而北故用向字上句最妙大白所謂

輕舟已過萬重山之意便下襄陽亦千里江陵一日

還也總寫歸興神理如見先預筭路程歸意切甚矣

公自註余田園在東京公雖生于長安實乃洛陽人

又其先襄陽人後徙洛陽則襄陽亦先隴所在故其

下楚江至此舍舟而上也胡元瑞云老杜好句中疊

用字如桃花細逐楊花落便下襄陽向洛陽之類頗

令人厭宋人競相祖襲尤可厭也此信愛而知其惡也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涪城縣屬梓州有香積山北枕涪江長安終南山亦

有香積寺王維有詩蓋名寺也故此特以涪城

縣冠之官閣迎官賓之處蓋寺在山頂閣在山

也腰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

深不流言春水瀾漫不覺其流

亦見風靜波恬迴寥遠也添益也愁杳渺之意謂遠望氣色非公自愁也如城尖路仄旌旆愁亦是也蓋山下春江之漫湛湛若不流然官閣直臨流故登之放眸迴然盡于一望而益更杳渺氣色如愁也

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

含風若將生風也極言氣色浮動空

翠欲滴孤雲細言

帶間雲傍山搖曳也背日言斜日臨背後丹楓謂春楓煥紅不必霜葉顧註春天不應有楓丹應是偶有楓樹故預言之固哉稠繁盛也萬木稠謂諸餘春樹扶疎蓋煥楓紅芽與綠樹相映斜陽自背照之色愈分明欲浮動也一聯見天氣快晴山景如畫

浴鳧飛鷺晚悠悠

寂寂賞其遠器塵悠悠靜適意上句閣中所有佛地幽深下句江中所見水鳥自得此

諸天冷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

聯就句對春字犯

頭佛家有二十三天之說故曰諸天公在山腰望之借謂寺在山頂殿閣連甍也合猶當也合在藤蘿

外謂山深寺不見且磴道頗艱昏黑謂夜且有杳然相迷之意若要詣山頂之寺登攀之遠且艱須至夜方到也蓋遂不往也上頭即山頂也公湯東靈湫詩亦云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古樂府東方千餘騎

夫婿居上頭本諸此也諸註載隋常琮對煬帝語係偽蘇捏造隋無常琮者併人名杜撰之不亦甚乎

送路六侍御入朝

路六不知何人蓋亦來在蜀也

童穉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

公與侍御係總角交今屈指四

十年矣中間各天索居彼此音信斷絕茫然無聞事狀不知其生死久矣音問謂之消息猶言安否消息

耗也息憂為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

別貌因

為無標的之辭忽漫相逢言不期而會此聯倒插法蓋數十年之別一旦忽漫邂逅竹馬交情何等歡悅而此日之遇即送別之筵何其聚會之難而別離之易也抑亦後來萍會不知更在何處恐亦茫然無期

耳所以惜別益切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不分不勝悵恨之至也不分綿不分不分俗語分與忿通加豈字看言不勝忿也古世說于法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顏之推還魂記昔枉見殺實所不分皆甚憤意蓋六朝語也註家或引李夫人語亦偽蘇杜撰耳生憎亦俗語生甚意凡言生怕生嫌生恨皆是也二句別筵之景即春色無賴觸忤愁人者蓋桃花欺錦柳絮飄綿本可悅之景然愁人觸景傷情所謂感時花濺淚今當吾悲別之切彼則不顧人之恨欣欣逞色自得反若向人相矜故曰不分生憎怨罵其無情也鶴林玉露云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知喻小人以巧佞勝君子待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殊不知其似童子是乃情至之詞宋儒理窟穿鑿失風人之義多矣 劔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唐分天下為十道蜀中曰劔南道春色即指桃花柳絮特曰劔南春色嘆異鄉也凡用地名取其字面湊合詩意讀者審諸無賴無賴藉也因罵惱人者曰無賴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亦是也春色可以娛入而反引愁故曰

還無賴酒筵原是歡會今以恨別含愁悽然花絮乃飄落于宴間以忤心觸愁令人不勝感愴何其無賴也感景恨物鍾情之甚也顧修遠云此詩正從相反處形出親情首曰四十年乃消息茫然則時雖多而會期無幾也本喜今日之相逢乃先之以後會無地則自此以往又不知幾何年始得會也桃花柳絮正堪佐歡會之筵乃見之而憎觸之而愁春色無賴此會益增無賴也對酒即可消愁乃酒邊皆愁有觸皆忤舉目是離恨別緒也寫出童穉親情藹然慘然

又送辛員外

本集有惠義寺園送辛員外七言絕句此乃續作故云又送惠義寺

在梓州郫縣長平山公數遊于此詩見集中故為辛借其園庭設宴餞送蓋賞美景也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

詩家多以雙峰稱寺亦雙林雙

樹之意歟此蓋其地有兩高峰與寺相對也積土為高曰臺園中有臺時春故曰春臺即于此餞辛也次句言美竹萬竿細草畱連侵座軟殘花悵望近人開使人爽然也

侵座言若故進供茵然近猶親也此寫臺上別筵之
 景春臺惜別留連細草供座軟可以坐殘花向人獻
 媚相慰無情之物亦自依依豈恨別之切花草感情
 耶亦癡情之至作如是觀也草侵座花近人正園庭
 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不擬回此言不忍別
 前日與辛為泛舟之遊何由得甚喜其幸也本集此
 篇之前有泛江送客五言律詩豈是耶蓋此別或恐
 終天同遊之歡不可再得故特幸之也擬猶欲也今
 朝並馬相送至此設宴餞之坐惜佳會難再戀戀不
 能回也此所以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頭樹裏共誰來
 直到綿州也
 公送辛自梓至綿此預道臨歧之恨從此伴送直到
 綿州而相別矣君已別去我則獨回江頭樹裏並轡
 之路匹馬蕭蕭共誰相伴耶蓋久客不能歸而送故
 人還鄉繾綣綢繆之切真有黯然銷魂不能自持者
 分首一作分手或云分首承上
 並馬來言馬首相分不可改已
 九日 廣德元年重在梓州時作公去年秋始來
 梓州遂住射洪南之通泉是歲春往漢州

秋往閬州尋復回梓州身世飄蕩感時傷心所以有此作也

去年登高鄆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九日登高費長房故實鄆縣梓

州傍郭之縣涪江見前公去年九日在梓州今秋又重來于此僻地為客兩經重九感其未歸而百憂交

集悲可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菊花無數新不相放猶言不

支耶饒杜牧詩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似從公此句化出無數言菊叢之盛有大照人之意以蕭

索衰髯對爛漫美花自羞形穢不堪見照且彼得時競色我則失路落魄乃強顏對花得無見笑乎所以

羞見也顧註云白髮黃花本屬常景妙在以此世亂鬱苦遭不放羞見無數諸俚俗字變成奇意

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祖紀安得鬱鬱久居此

乎鬱鬱憂悶貌路難謂世途艱難樂府有行路難悠

悠長遠之意此言漂泊無定傍人不能獨立也此二句乃所以髣化白

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

塵酒闌宴將散也十年事謂十年前天寶太平之時
 驪山反對鄴涪明皇驪山離宮每十月臨幸至歲
 晚乃還疑九日嘗幸公或扈從也御路曰清路凡言
 清禁清問天子之事皆以清稱之曹植七哀君若清
 路塵妾若濁水泥此謂當時清蹕之路行塵之揚俯
 仰繁盛之狀蓋公因佳節登高置酒遣興自慰既而
 飲罷悵然相感追思先帝驪山遊幸誠為太平盛事
 今已十年恍惚如夢不可再見淒其欲絕也此東坡
 所云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

滕王亭子

自註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按
 滕王元嬰高祖之子高宗時任閩州

刺史建觀州城北玉臺山
 上公時去梓州暫在閩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

臺上有木曰榭
巴山即玉臺山

閩州古巴子國故山亦名巴山丹梯謂磴道玉臺山
 山峻遙聳雲表非復人寰然尚緣梯可得登攀也春
 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
行雲流水句法此
登山頂所見端是

王宮氣象殆非人間世界亦見山高境幽且雙夾道
 觀妙甚漢書梁孝王築平臺苑中有脩竹園神仙傳
 淮南王安丹成升天餘藥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皆仙
 去雞鳴天上犬吠雲中此用其事而構句自然渾化
 無痕止覺俊麗似非用事公禹廟詩空庭垂橘柚古
 壁畫龍蛇橘柚龍蛇係禹王事亦與此同一法溫庭
 筠蘇武廟詩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雁
 羊係蘇武事亦用此法也丹鉛錄云脩竹用梁孝王
 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但怪脩竹本
 無鶯啼字也偶見孫綽蘭亭詩鶯啼吟脩竹乃知杜
 老用之也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
碧義見前
嫩奴困反
 少好貌此寫亭上所見之景兼動懷古之感蓋臺前
 花石滕王之遺愛故為思王滿目美景亦傷心也
 民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民到于今用論
語語牧養也古
 者州長謂之牧言撫養州民也出牧謂王為刺史歌
 出牧謳歌其遺德也結收中二聯凡來遊此地者皆
 畱戀忘還既思王之遺德亦為有上文諸勝也按新
 舊唐書竝云元嬰為金州刺史騎縱失度太宗崩集

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苴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遷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以辱之逼私官屬妻坐法削戶謫置滁州起授壽州刺史徙隆州即閩州也其在金洪二州惡虐如此而獨於閩州則有遺愛于民去後猶謳歌之公詩必紀實豈晚年遷德善政而史逸其事歟楊用脩謂此稱滕王湛然非元嬰也湛然乃元嬰曾孫天寶中封滕王從幸蜀然未聞其為閩州刺史也一說仇兆鰲云二句一氣讀下正刺其荒游非頌其遺澤也

玉臺觀 觀本樓閣通稱言可以觀望於其上也因仙人好樓居之說道場必設臺觀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 中天半天積翠翠觀玉臺雄麗已妙天台山賦瓊臺中天而懸居今用中天與玉臺相通本此此句在麓仰望山色浮動半空玉臺杳然不知何處也上帝天帝也漢書郊祀歌遊閭闔觀玉臺註玉臺上帝之所居因玉臺之名

表之曰上帝高居謂奉天尊之殿絳節亦以色引類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絳節陳竿滿堂繁會言仙官執之朝拱者喻道上參禮也此登臨所見言果然天上神仙之居非復人間之境也二句以俯仰起下皆承之一俯一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有言羣仙既皆朝集遂有仙樂之奏也馮夷水神浴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吹河圖云馮夷河伯夫人因山臨江用之嬴音盈嬴女秦穆公女弄王善吹簫遂乘鳳升仙秦姓嬴氏故曰嬴女蓋觀主必係女練師馮夷嬴女皆比觀中女道士奏音樂者擊鼓吹簫即供養天尊之樂也始知者向傳弄玉吹簫昇仙今見玉臺女冠果信然矣言其容儀樂調江光隱見鼉鼉窟竝非凡人也上句俯聞下句仰見

石勢參差鳥鵲橋 隱見言乍隱乍見木華海賦或屑夷言山下江光之遠水物所窟宅深暗不測也參差不齊貌言雁齒之狀或只形容斜欹之勢爾淮南子鳥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蓋女冠所往來山澗架石橋比天河稱之言其高懸上蒙嬴女下引羽翰此聯

亦分寫俯窺與仰瞻薛虞卿云隱見參差總是摸擬不定之詞二句皆恍惚奇怪之狀所以摸寫仙境也
更有紅顏生羽翰使應黃髮老漁樵紅顏指女冠玉臺而紅顏得其
所哉生羽翰言成仙飛昇黃髮自謂形穢蓋玉臺之觀真天上仙界見觀中女冠皆已非凡人矣且因其境高迴聳出雲霄殆使人有飄飄欲仙之思然亦唯紅顏芳年之人而可以得駐顏生翼耳如我賤丈夫固非所企及况乃髮已黃垢尤覺形穢故自甘老於漁樵之間不敢懷非分之望也以仰羨與俯悲對言而結之時公自梓來聞此觀之勝遊賞以遣意而牢落之感終不能忘懷柳柳州所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良可嘆也此詩解者多穿鑿使作者精神埋沒何其憤憤邪羽翰平聲此作仄音蓋亦平去通用也

奉寄章十侍御

章十名彝揚州人官侍御史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復赴朝廷案上元二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自稱梁王陷諸州兩川節度使共攻平之彝

與有力焉因任梓州刺史兼東川留後故此詩稱其偉功惜還朝也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

禹貢淮海維揚州曰維揚才智過人曰俊金章金印紫綬紫絲緜繫印者漢公卿表三公徹侯金章紫綬蓋彝以功佩之照耀也青春謂年少贊彝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

兵動鬼神

指示曰指手使曰揮謂處置事也能事謂其所長之事回天地猶云旋乾轉坤謂將略太雄也動鬼神言雖鬼神畏而避之上句贊其平逆亂蜀中始安下句乃稱平生之素亦倒插句法

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

蜀志先主收江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董督荊州事不得歸言不得召之歸朝也後漢書寇恂為潁川太守後移汝南潁川盜起車駕親征恂從至潁川盜悉降百姓遮道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畱恂俱係平亂畱鎮事喻其不當罷去彝討平禍亂蜀中倚重須仍為東川留後如關羽之畱督荊州事而今罷任歸朝蜀人所惜猶宜再

來刺梓州如穎川民借寇恂也陸機辨亡論漢主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註湘西荆州地也湘西用之關羽事本此借寇恂者穎川也今言河內似是朝誤用蓋穎川即古河內地與襄陽稱湘西同也

觀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觀見君也幽側幽僻側陋沈約恩倖

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江漢楚中水名時公將去蜀下荆南故以江漢為言綸釣絲也垂綸言為漁翁後漢嚴光傳光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此暗用之言其承朝廷訪問遺逸勿以我為對吾將為漁父終身無復意出仕也蓋公老且病世念淨盡或謂反詞以致囑

將赴荆南寄別李劔州弟劔州在閬州北李為其刺史弟名也或疑

公外弟若丙弟也公連年往來梓閬間今欲出峽遊荆楚不能面別故有此寄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劔州使君見後漢郭伋傳漢刺史與

繡衣直指同故稱使君若唐之刺史則漢之郡守耳亦稱使君蓋沿襲之誤耳驅逐驅除前無古後無

今也坐猶言謫言坐事為劔州或謂不遷職非是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

廣未封侯漢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僻陋有蠻夷風興教化起學宮吏民翕然風俗丕變入循吏

傳此用本地事以美其政化即首句所謂高義也李廣漢名將守北平匈奴畏避諸校尉以軍功取封侯廣獨數奇不得爵邑此用同姓事以悲其寥落也焉知怪嘆之辭李之勤政化俗高義偉績可以比文翁而謫宦寥落功名未達如李廣之沈滯但見德業之盛何料數奇乃爾所以嘆惜也

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滄浪在瞿塘峽口下峽第一惡瀨舟船動輒覆沒

過此則入楚始為漫流安穩滄浪楚中水名漢江下流即楚辭漁父所歌者竝詳于前雙蓬鬢老人髮短雙鬢亂如蓬花也天言其杳遠入言赴其地蓋望其所之入水天一色中也此篇上界稱李劔州下界預道赴荆南之況去蜀穿峽而下長程間關殊不容易路經灩澦絕險之灘兢兢危舟目眩膽寒而以蓬鬢衰老之身陵此艱難之苦情良可哀矣既出峽入楚則天闊地長江湖浩渺扁舟往入其境飄蕩於雲水

閒遂為漁父終焉即秋興所云江湖滿地一漁翁其
孤寂為何如哉滄浪釣舟暗本漁父滄浪之歌句中
有脈蓬與釣字不對亦唯氣蒼局大不必區區戎馬相
區泥也申涵光云王李七子全學此句法
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魏王粲字仲宣漢末以
西京擾亂之荆州依劉

表登江陵城樓作思鄉賦後人因名仲宣樓公以仲
宣自比言時寇亂未息後期難必行到江陵登仲宣
之樓同病相憐殊切感傷乃迴首而懷使君不勝戀
戀之情也蓋公必有感于劔州之恩義故其言如是
也春風言至其地之時耳
然亦懷恩之意在其中矣
奉寄別馬巴州
公不能就別奉寄此作以告別
也巴州在閬州東自註時甫除
京兆功曹在東川年譜載在廣德元年為是唐
書本傳以為乾元二年寓同谷時事且云道阻
不赴謬矣公雖窮甚不屑州縣掾屬出身之初
授河西尉不拜後為華州司功棄而去今復充
判司所以不拜就也東
川即梓閬等州皆是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

後漢馬援少有
大志以功名自

許善兵策為伏波將軍征南越平之此用本姓故事
稱其器量馬蓋年壯有志氣故祝其立功名也次句
言己雖有功曹之召而微官不足就也史記高祖紀
蕭何為沛主吏孟康註主吏功曹也吳志孫策以虞
翻為功曹謂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
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公補京兆功曹故以自況蓋公
素有大志以稷契自許而所補之功曹不過一掾吏
耳非復孫策所謂為吾蕭何之功曹故言伏波之勳
業當終歸馬巴州冀空努力勉旃我則夙志蹉跎自
甘放浪區區功曹不足復為是以辭而不赴也中二
聯便申言決志雲水為漁翁終老結二句乃謝巴州
勸赴召殷勤之意而明勳業非吾事解者不詳詩神
所以多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
水旁曰沙譯白
末如沙村沙田沙店皆謂依江海之汀者公欲南下
買舟繫諸沙頭艤以待久矣所以不赴功曹之召也
南國謂荆楚浮雲水上多言江湖汗漫雲水相
接此因其欲南遊想雲水之鄉邀樂乘興也獨把

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

彼其雲水之鄉終遠去為漁人汗漫優游

得其所哉但恨思巴州而各天隔絕非假羽翻不能來過徒見飛鳥而羨之耳蓋南遊之舉浩然意決不可復留但別巴州而去此獨不勝惆悵也知君不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

玉珂

知字管到二句湖指洞庭即公所將赴時春故曰春湖美景在其中矣驪駒逸詩篇名見漢書

儒林傳古人送別歌之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蓋送官人之任之歌也珂馬勒之飾以白玉為之馬行則鳴唐制五品以上其數有等差驪駒玉珂通氣用之夫洞庭春湖之色天下之勝槩巴州亦非不愛但方以功名自許未暇放浪其境乃其餞送之興在為我歌驪駒以壯行色祝其鳴珂趨朝之榮此乃巴州之事我則志在雲水不肖赴功曹之召必欲下荆南為江湖散人耳伏波之勳業所以終歸巴州也與起句合玩而味之功名之事一以分付巴州猶言一任凌空錫杖飛也蓋巴州喜公之蒙召勸其赴之然公本不屑州郡掾屬如題下所註今雖窮途落魄豈能復俯就哉故述懷寄別謝其

殷勤也諸解皆憤憤獨胡燮亭得之因補其未盡使讀者了然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初

武歸朝公亦去成都漂泊梓閬間三年遂欲為荆南之遊適因武再鎮蜀復自閬還成都依之唐書嚴武傳寶應元年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廣德二年復命節

度劔南故此題稱鄭公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

凡言得謂得難得也如自憐深

院得洞翺常得君王帶笑看皆言其所不可得而得之也茅屋即草堂前所云堂成蔭白茅者得歸茅屋言嚴武再鎮蜀而已得依歸也文翁見前用本地事以武比之漢制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以代古之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故出治州郡曰剖符二句敘歸成都實事再字點眼五首俱說草堂之事皆預擬之詞故以得歸茅屋總起曰得歸志喜也曰直為樂得其人也後四首亦皆點嚴公事所以

寄也直多作真今從輯註本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
 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揖讓謂風俗歸厚民以和睦
 草堂有四松萬竹松竹荒蕪點化歸去來辭上句承
 文翁贊政化之美下句承茅屋述歸任之喜言文翁
 之化民還揖讓閭閻輯睦則舊居雖荒亦不必論直
 空歸任耳蒼生心事忠厚殷勤見舍己為民之切時
 成都罹禍亂風紀頽敝故望其挽俗還淳也右四句
 一連須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沾蜀都賦
 於丙穴蜀中有魚穴數所並其口向丙因名丙穴閬
 數丈魚食乳水味甘常以三月取之蜀人甚珍其味
 後漢公孫述傳蜀有魚鹽丙穴之利其盛可知也郫
 音皮郫縣在成都西五十里出大竹晉山濤治郫時
 刻竹釀醪作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外遂為郫名
 產號為郫筒酒嚴公屢賜故不用酤耳二句蓋追憶
 嚴公攜酒饌過草堂而言其需名產故下接五馬舊
 云五馬舊嘗諳小徑不然泛然不切草堂

嘗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此言嚴公車馬嘗過草堂暗用管仲隨馬事幾

同書札謂嚴公屢以書相邀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
 為太守增一馬舊說引之今案樂府陌上桑使君自
 東來五馬立踟躕此謂趙王車蓋王公駕五馬嚴武
 封鄭公總戎全蜀故以五馬稱之引太守之禮非也
 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不欲顯其名號曰潛夫論此借
 以自稱二句言嚴公向來所諳草堂舊徑荒蕪已久
 然賜書促歸再三殷勤相待太切故
 止南遊翻然西歸深感其厚諄也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

此首欲速至草堂宴賞相樂也

蘋水草萍屬二月始泛水面夏秋開小白花故稱白
 蘋宋劉跛暇日記載十二月水名曰二月白蘋水三
 月桃花水今已三月江水乃始帶白蘋是途中所見
 蓋月進而節退也且此只謂其葉耳花則不至五月
 未之有也故園即指浣花之居卻望并州是故鄉之
 意公計程而行冀猶得見春園殘花望赴草堂之速
 殆欲翼而飛也二句暗用柳渾江雪山斥候無兵馬
 南曲而渾然無痕故人多不省耳

錦里逢迎有主人

雪山見前斥候探敵消息者斥度也候望也無兵馬吐蕃不敢入寇

無復有兵馬之擾也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蜀
 中大擾今春朝廷命武再鎮之故此句祝名將鎮守
 境內清寧也錦里見前主人以其所依稱嚴公也此
 句緊承上既有賢主倚庇望其因兵馬閒暇時復過
 遊草堂也
 體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
 休怪猶言俗
 客公之所厭故云一飯未曾畱俗客然閭里翁媪兒
 童生平所昵及歸草堂必致款問則兒輩歡延相款
 雖攪擾可厭亦不必咎也鵝鴨公所嘗畜遣弟檢校
 草堂詩云鵝鴨宜長數今公歸則自制之不令其苦
 惱鄰家也皆預言到家之事
 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
 途中所思量與眾咸和也
 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
 荆州賞夏新
 習池山簡故事詳見于前借以自比草
 堂以其臨百花潭也簡為征南將軍都
 督荆襄交廣諸軍事鎮襄陽故稱荆州此比嚴公往
 歲嚴公嘗過草堂宴賞罄歡故比之山簡習池之遊
 當時風流之興於今終不可忘况今復受再鎮之命
 而來則其遊賞應更新也此望其尋舊盟復臨貺相
 也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
 此首想像草堂
 前溪依舊景境清麗次言門巷荒塞幽叢沒入咫尺
 不相見也橘刺傷手不可近藤蔓纏足不可行故特
 舉之起領六七八次
 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
 領三四五空細玩

東西
 徑直也解曉也此申言咫尺迷
 書籤藥裹封蛛
 網野店山橋送馬蹄
 籤音僉標識也裹音果包也藥
 裹音僉標識也裹音果包也藥
 裹音僉標識也裹音果包也藥

帙看題檢藥囊又江村詩多病所須惟藥物今剩帙
 殘裹盡委塵煤為蛛網所裹東山詩所云伊威在室
 蠨蛸在戶之意也前四句皆言外此一句乃言內野
 店山橋謂往來成都之路蕭散風况可想送馬蹄目
 送過客歸馬之蹄也上句承居人此句應過客兼嚴
 公在其中矣蓋預望五馬過草堂而歸如往日之風
 也
 有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藉音謝布也
 判拌同俗作

拚自放棄也蓋一任之辭不管人笑也醉如泥後漢
 周澤傳語此預擬初到草堂之興言至則不管園庭
 也

八山以好
為佳
珠

荒蕪春草之萎，即以為茵。先設壺觴，自拌痛飲，快然直醉。至如泥也。一到即圖歡快，見渴懷之甚，泥只是泥。舊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泥在水則活，失水如一塊泥，然比人醉，輒鑿矣。

常苦崩沙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此首言修草堂之荒廢，藥欄花

藥之圍欄。江檻，江岸之檻。欄，多端反疾瀨也。浣花草堂在西岸頭，江流曲處，故常憂沙岸崩壞，致損藥

欄。又江檻為風湍，衝激動輒頽落也。常苦言往住草堂時，也從者分付之辭，言去後之事。草堂無主三年

從風湍之為暴也。蓋向者親住草堂料理其事，猶苦崩沙風湍，何況久荒之餘，不知藥欄江檻無恙否也。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公於草堂嘗手植四小松，有詩

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又有大竹林，既見于前，故言往日所植。庭松想猶未甚長，是可恨耳。竹之蕭

灑固可愛也。然叢生森鬱，尤為可厭。浣花竹園三歲無主，惡竹必繁，故俟歸欲大洗也。蓋斬其惡者，所以

培好竹也。公歸草堂先修園林，唯雅致是娛，而不事生理，宜其屢空也。故下接云：生理祇憑黃閣老，然此

即政術之要，扶君子抑小人，手生理祇憑黃閣老。衰

段使其宰國家亦當如是矣。生理祇憑黃閣老，衰

顏欲付紫金丹。朝改門下省，曰黃門省。嚴公嘗為黃

門侍郎，故稱黃閣老。今公雖得歸草堂，素無產業，何

以養妻子，故曰祇憑黃閣老。只仰給嚴公而已。付委

托也。紫金丹，道家仙方服之令人不老不死。自悲衰

暮，扶衰無術，將求濟仙丹，亦不得已之至也。以理對

顏借賸理也。與沈佺期姓名雖蒙齒錄，袍笏三年奔

未換牙，緋同真假，取對謂之借對。亦曰活對。三年奔

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空皮骨謂憔悴極樂府

邁之故。寶應元年七月，嚴武召還朝，蜀亂公避入梓

州。翌年廣德改元，春往漢州，秋往閬州，冬再還梓州。

是歲吐蕃入寇蜀中大擾，二年春復往閬州，將赴荆

楚會武再鎮蜀，遂歸成都。草堂自武之去，公失所依

奔走三年，備嘗艱難，跼蹐困憊之餘，止皮骨在耳。人

世行路之難，何爾。閒關崎嶇，信有如古歌之所嘆。今

得歸草堂，故痛定思痛也。此篇上半言草堂內事，下

半自敘流離之苦，愬別後不堪而歸重嚴公也。○漢

七律詳解

卷二

二十

制宮殿門皆以黃漆塗之，以象土德。故謂禁闥為黃門。公侯邸第皆設朱門，獨丞相廳事門曰黃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別開閣出入，三公與天子禮數相亞，故黃其扉，謂之黃閣。閣字从合，本謂門旁小戶，所謂脚門也。因謂別開小門亦曰閣門。張超與陳公踐拜黃閣，將有日，鄧琬傳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皆稱相府也。唐時所謂黃閣門，下省之稱。閣字从各，本於漢朝臺閣之稱也。門下侍郎屬門下省，天寶初改門下省為黃門省，故曰黃閣。省官稱閣老，既見于前，不知當時故實者，誤以為宰相輔事故為詳之。又或謂閣與閣字相近，故多混用之。自唐已然，今不可改，已亦未之攷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此首承三年奔痛定思痛也。錦官城即浣花里，詳見于前。生事家計產業之類，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高士傳晉宋明不仕，杜門。注黃老孫登，惠烏羔皮裹几，謝眺有咏烏皮隱几詩。公寄劉峽州詩有憑久烏皮綻之句，則烏皮几草堂舊物，公所久憑遺在堂中，故思之亦故履遺簪不忍舍之意。蓋錦里郊居生事原微，非有家資田

產一旦棄而去之，不足復顧耳。但舊物之感未能忘懷，還復思歸戀之久矣。所以喜今之歸也。錦官烏皮相映弄巧，烏皮非必珍玩之屬，借古人名物為言，是風人雅韻，處抑又舉烏皮一件而文房諸具兼書卷在其。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亂兵謂徐

吐蕃之寇，憂其乘草堂無主肆為侵掠也。草堂南鄰朱山人及斛斯校書北鄰王明府，茲公常所親愛，見客至詩注蓋皆老人，三年不見或恐得無。側身天地沒者乎，故曰已恐未到而憂其或然也。

憂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側身天地言身世局促無

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正此意也。風塵謂兵亂甘安分也。機謂機心息機世念灰冷也。公自往東川三年奔走無所容身，浪跡顛沛困良甚矣。憂懷思往古禍亂之慘，流離之艱，踟躕自苦非止今日轉增感慨。殊作悽惻，又回首願世間戰亂槍擾未知何時而定，則夙昔青雲之志總附寒灰，自甘息機，儉安歸臥草堂以終老而已。蓋公之歸草堂特共說總戎雲迫于窮途而非其得已也。甘一作且。

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唐以節度使為總戎猶言將軍也六韜以車騎分為鳥雲

梁簡文七勵迴雲鳥之密陣蓋兵略運用雲散鳥飛變化無窮者也不妨猶言無害聽從之辭芰音騎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隱者之服也嚴公之鎮蜀儼然古名將之陣寇盜屏息蜀中倚重故曰共說明其非阿所好也公乃得嚴公以為歸誠足以托身故流寓遊子為無用之物不妨為治下一隱士而優遊恩波之中此自謙其樗散以謝嚴公之庇也前三章歸興飛揚俱作快意語筆機混濇與會雄豪後二章則回思往事追說愁苦體亦虛鬆蕩漾而未作對結以終格局自不雷同可見變化手段也

題桃樹

公再歸草堂觀物傷時而書其所感也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

草堂所升之徑舊時直入而不

斜今為五株桃樹所礙不見三年大長乃爾然亦任其遮妨而不敢伐焉下即說其所以愛惜鮑照樂府有中庭五株桃高秋總醜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之句語本諸此

秋實慰人春花自慰所以從遮而不伐也舒謂快愁眼也醜貧人實空與堂前撲棗任西鄰合看公之恤

鰥寡母惻然不忍所以有結句之嘆也

簾戶每空通乳燕兒童莫信打

慈鴟巢燕乳子慈鴟反哺故兩憐之此聯亦承第二句空通言雖桃樹茂密不妨乳燕往來為開簾

戶每空令通也信聽從也古曲有莫打鴟點化用之慈鴟時止桃樹兒童無知欲打公則制之不肯傷孝

鳥也二句俱不忍物之仁亦從貧寡妻羣盜非今日人句來孟子所謂仁民而愛物也

天下車書正一家

寡妻謂夫死于兵亂者羣盜謂叛逆不絕竝舉遇難者與作難者而

嘆其為家家寡妻處處羣盜也非今日言非正今日車書一家謂天下一統中庸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此言天命未改蓋當時節鎮強梁據地稷化雖奉正朔實如寇虜隱然戰國之勢故羣盜蠅興禍亂無已也二句推而言之自安史之反禍亂相尋寡妻之慘羣盜之暴天下之苦久矣當今世主臨御非如逐鹿之時天下車書原是一家不知何時而得見天運之復治民物之遂生邪蓋從堂前而推至天下亦總是一

家即公詩所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
歡顏同一感慨公平生稷契之志直欲使天下如一
家因感花鳥和盤托出莫謂僅題桃樹已也此詩通
篇寫不忍二字而不肯說破故人不看出一二從桃
樹之遮而不忍伐三慰人四自慰即所以不忍伐而
恤貧人最其所不忍五不忍燕之六不忍鴟之
被傷禽鳥尚不忍況於人手故至七八夏大不忍以
堂中作天下觀以天下作堂中觀無任惻怛之至殆
欲流涕痛哭然絕無理障
絕不涉議論所以為妙也

登樓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闕代宗出奔陝州
郭子儀收復京師車駕還都此其明年春

公偶因登樓眺望感而作也吐蕃本西羌屬種
類散處河湟洮岷開隋開皇中有論贊者滅吐
谷渾盡有其地唐貞觀中始通中國其後屢入
寇為當時巨患王粲有登樓賦傷亂離而作此
蓋取之也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時屬盛春芳景
爛漫高樓登臨

觸目皆花而近樓花枝倚檻堪弄尤可賞愛乃不樂
而反傷心是何等時邪次乃解其故去年吐蕃之寇
不止中原蜀亦陷松維保三州於今未復故曰萬方
多難此字指蜀成都嘆遠地也孤客流寓天末而逢
萬方多難之禍即平日所誤芳景視為傷心之物所
謂感時花濺淚也二句妙在倒裝若一倒轉與近人
詩何異下皆由矚目四方敘之錦江玉壘西山後主
皆係蜀事此字所關也此詩通篇主意所寓皆萬方
多難之事而其所以見者此登臨之景也余嘗語學者
七律第二句領全首詩神下皆從此生一篇爭勝在
此畫龍點睛要處其不然乎又篇中寓意極大而卻
從花近高樓起是芥子納須彌手段讀者未嘗看出
負良工苦
心久矣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上句與起
句花字通氣下句承第二句春色來天地言淑景遍
天地間猶言滿世界狀兵禍之慘稍定太平之象方
萌也變者聚散倏忽變化無常也浮雲變古今言亂
臣賊子何代無之然倏忽變滅若浮雲然即吐蕃犯
闕亦已敗走江山依然天日維新也古今二字係古
來據蜀反者之跡段子璋徐知道在其中矣特用錦

江玉壘取文字之雄麗以寓太平之慶也上句宏壯下句沈渾天地古今議論正大豈徒摸寫江山而已哉前人謂二句可抵一篇王命論非過稱也余嘗謂此聯杜律中壓卷乃是古今來擅場真天工非人力也石林詩話云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者自老杜錦江玉壘之後常恨無復繼者此已先我言之矣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此樓上望西北也上句承三句北極謂長安終不改言危而復安時吐蕃敗還乘輿反正故云下句承四句西山寇盜指吐蕃望野詩所云西山白雪三城戍今皆陷於吐蕃蓋去年之亂雖朝廷失守天子蒙塵然勤王之師立復神州舊物不改金甌無虧是天命有歸終不可犯則蠶爾蕃戎徒勞何為哉其須懲而誌後勿復蝗芥來襲也前聯景中寓情此喻蘊含至此直述事實明示道理請看皇皇天朝豈盜賊所得而覬覦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蜀先主廟官門南西挾即武侯祠東挾即後主祠此亦高樓所見近在目下與起句相應作結可憐感嘆蜀人之厚

還者不可然而然之辭夫盛德百世祀後主亡國之君昏庸不足齒何以祠廟為然先主嫡嗣而正統天子故蜀人敬之同武侯附祀至今祠廟儼然豈不感嘆其厚哉此緊承不改莫侵以戒覬覦非望者諷皇室雖衰微而高祖太宗之正統不可不宗敬焉此所以用還字也梁父吟蓋古歌也或謂武侯所作恐非蜀志本傳亮躬耕龍畝好為梁父吟可見已公登樓悵望感慨時事日暮索莫傷心益深歌可以遣憂故聊吟梁父以自慰也蓋因後主事感而懷武侯昔蜀漢全賴武侯而治今得有如武侯其人者又何患其不治哉慨世之多逆臣而益欽其忠誠傷心極矣沈歸愚云三句野馬網緼極目萬里四句蒼狗變幻瞬息千年通篇氣象雄偉籠蓋宇宙此杜詩之最上者

宿府 廣德二年六月嚴武奏公為節度參謀故直宿其府中時秋夜長不寐有感而作也唐書本傳以公充幕官為初入蜀時事謬矣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 大將所居曰幕府本軍中之號

謂設幕為府見史記李廣傳唐節度使以幕府稱成都城枕蜀江故曰江城井梧寒言秋深蠟炬殘言夜深蓋府中秋氣正深井上梧桐風寒一城皆已寂靜而我獨不能寐夜闌殘燭耿耿尤不堪寂寥也魏明帝詩雙梧生空井井梧本此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上五下二句法角即唳囉軍中警嚴之音自字有在彼而不關我之意中天月色謂月至天心自語誰看承獨宿而言時備吐蕃永夜角聲不絕彼此應和悲如相語於萬籟俱寂中傳此清切之聲不寐而聞之使人傷心月至中天皎皎如畫然無人共看雖好亦奚為竝以無情為有情極寫幕府獨宿苦況胡燮亭云悲自語奇情也風送悠揚故悲而似語而自語亦見萬籟無聲惟聞角矣好誰看奇句法也城中皆已睡熟月色雖好更有誰如我之不寐而對清光者總之此老不為律所束縛出神入化非贊歎可盡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此因不能寐牽引家鄉久無書信不知弟妹生死何如身帶邊州關塞艱難無回京之期恐終為異鄉之鬼豈可不悲哉荏

苒猶侵尋也謂自祿山反禍亂不絕也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

枝安伶俜行不正之貌因謂零落之狀公自棄官至是正六年矣十年舉大數耳移謂出草堂依幕

府也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字本此公為幕官素非其志自願亂離奔走之苦已忍其所不堪多矣乃強就幕府之官聊儉一枝之安已以已忍而強移不得已之辭以猶為此善職也此詩對起對結而氣自流走妙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說文院垣也增韻室有垣墻者為院西郭茅舍

即浣花草堂公在參謀院中因晚晴佳景想西郊幽居自恨失逍遙之樂而嘆羈絆之為俗蓋亦有不樂於幕府者也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日夜清秋暑始退涼氣大生也

次句緊承風字過者去而不留也澹雲疎雨故易散而乍晴霏霏向城頭而來瞥然隨風過去也燮亭云

日夜清三字大方老氣高城二字最
有精神用實字而警拔此公之筆力

落階面青苔先自生葉心猶言葉裏朱實赤果也已熟而欲落也見雨痕淋漓公小

園詩秋庭風落果王維詩雨中山果落亦皆此景也

階應是石階或土階故青苔因潤而生于雨痕無物

不潤之中青苔最先占之故曰先自生然因疎雨乍

過俄能上階來乎但無雨則色枯似無得潤則頓發

青色若新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此聯寫出

生然也晚晴性情復再也雲去而日光再照也銜者謂夕照

半殘似半吞半吐之狀蓋樓臺之間夕陽倒射處處

若相銜也不勞猶不須也二句一串院中晚晴活畫

凡鐘鼓聲亮可以知新晴今既見樓臺之間斜景煥

然則不須鐘鼓之報而知其晴矣燮亭云銜字描

出晚晴之神曰勞日報寫得鐘鼓有生動之致

花谿裏花饒笑官信吾兼吏隱名上六句院中晚晴

饒從也言從為花神所笑也暗與不勞通神並以滑

稽行吏隱吏而兼隱者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于蟻

坡之陽以漁釣自娛是乃身為吏而居兼隱者之樂

公則心雖兼隱然不能如鄭偶因院中晚晴之好感

而懷西郭茅舍浣花谿上秋花應盛晚晴幽致想像

神馳而身羈絆府中不得往玩其景竟是一俗吏徒

令好花寂寥從其笑我耳但我雖在官而心在於野

非真為俗吏沾沾自喜者然谿上之花恐不諒吾衷

故曰官信自恨心跡不能并託花言懷也蓋公在蜀

兩依嚴武其於公故舊之情不可謂不厚及居幕中

未免以禮數相拘其務甚勞苦晨入夜歸非有疾病

事故輒不許出故公不屑為之公遣悶二十韻呈嚴

公云胡為來幕下只恰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効

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啟昏歸畫

奉寄高常侍

京師也常侍屬門下省
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

汶水名出泰山萊蕪明時山東

汶水縣汶上用論語語此追言初相逢時天寶四載公在齊州與李白高適交遊去今正二十年故曰年頗多言尤為故舊也那奈也六朝人多以奈為那唐人沿之故人公自謂無那故人何公自傷屯蹇也公與高二十年來舊友又嘗竝拜拾遺為同僚後高歷刺史節度使今為常侍飛騰誠貴公則流落不遇僅為成都幕僚故

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

賀高而自傷也 總戎見前高先除揚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後為彭蜀二州刺史西川節度使故曰總戎楚蜀應全未言未足以盡其所能也方駕竝駕爭馳與方舟之方同曹劉曹子建劉公幹建安七子中之秀文選廣絕交論適文麗藻方駕曹王鍾磔詩品曹劉文章之聖此湊合之不啻過言不足竝馳也二句稱文武具美所以飛騰也超過去聲今

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

憶廉頗

須用也汲黯漢直臣武帝時自東海守入為九卿以數直諫不得留內又出為淮陽守黯

以病辭頗為郎中補過拾遺帝不許居淮十年卒此翻用之稱朝廷能用直臣故特曰今日昔則不然也高嘗鎮淮南今為侍從規諫之職所以翻用也廉頗趙良將憶廉頗去後見思也從蜀人憶之故曰中原將帥薛益分類引漢武帝語誤矣高為西川節度使禦吐蕃無功詔以嚴武代之高歸朝廷趙長平之役以趙括代廉頗故以相比解高之無功所謂應全未也廉頗居楚思用趙人今日憶廉頗亦翻用也

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天涯謂身在僻遠與高懸絕遲暮猶

云衰老然本楚辭語兼言拙宦蹉跎添波謂淚下之多波字暗承遲暮含流年之感此跟第二句高歸朝登庸公獨流落天涯而不能還春色原可以娛人而流光催逐衰暮徒令人悵恨公居臨錦水不覺怨別之淚潺湲近下如雨之落添波而流也春色謂時而暗影飛騰之榮與已遲暮反映正無那故人何也遙字怨深吾獨泣于此而彼不知也錦水與春色通氣用之亦可會用字之法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迥

西安寺未詳西或作四顧註云四安

寺在蜀州新津縣神秀禪師所造公有和裴迪登新津寺詩即四安寺也上元二年公暫如新津縣當時與裴同登此寺有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之句必裴去而公暫留故公又獨登鐘樓感暮景而作恨不與裴同也然則編次當在寄杜位詩前後誤錯亂耳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雪峯即雪山新津在成都西百里則雪山頗近也僧來不語彼此生面意不相屬也公登樓已暮獨對西山雪景忽見僧來漠然無情不接一語直往撞鐘此寫獨遊

浮煙翠且重倚樓所見暮色上句仰見冷淡之景下句俯見深沈之沉重字見漸迫黃昏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

多病獨愁常闋寂故人相見不從容闋音鳴靜也公與裴遇于此裴即先去而公獨留空谷是音交臂而失故言吾多病愁苦常恨無友不勝闋寂偶與故人邂逅冀可以慰懷抱奈何倉卒別去不能從容盡歡徒使人惆悵也夫故人乃爾僧來不語固其所也知君苦

思緣詩瘦太向交情萬事慵緣詩瘦謂勞於苦吟稱其精于詩也註家或引崔浩苦吟詩瘦偽蘇所捏造也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傳以為崔顥事轉訛傳誤耳裴詩不多傳僅附見王維集中而其妙殆殆與王伯仲公所以稱許也萬事慵謂其真率也蓋裴真雅人天真爛漫嗜詩之外萬事泊如不有區區拘泥世情故其於交游亦淡如水也此贊其詩律人品而嘆邂逅之倉卒語意如譽如毀惋惜惻然乃爾

陪李十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
免冬寒入水聊題短述簡李公一本往來下有之人二字無寒字此亦當是上元二年在蜀州作皂江一名潯江在蜀州唐興縣東竹橋編竹構橋以蜀地多大竹也李蓋為蜀州司馬管課造橋公陪觀感其巧因詠而贊之也蓋此橋每歲新造孟子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也簡者代簡以此作也

字此亦當是上元二年在蜀州作皂江一名潯江在蜀州唐興縣東竹橋編竹構橋以蜀地多大竹也李蓋為蜀州司馬管課造橋公陪觀感其巧因詠而贊之也蓋此橋每歲新造孟子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也簡者代簡以此作也

伐竹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

同謂其堅密不異木橋也褰揭

也詩鄭風褰裳涉溱此用其語倒裝句法言以竹為橋而其結構卻與真橋同不須褰裳涉水而往來得通也胡燮亭云起句似乎淺直但一同字便有別致應橋字歇後語也

表日落青龍見水中

橋前設雙柱曰華表為橋建標也故白樂天題漕上新橋詩影

定欄干倒標高華表齊或前後俱設之大業記通仙橋南北有華表是也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丁令威化白鶴來止其上今因橋前亦設華表遂想定有白鶴棲止蓋贊其為名橋也異苑載晉大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最寒不減堯崩年於是飛去天寒二字正用此合題中冬寒非硬裝也青龍喻橋影楚辭龐蛟龍以梁津橋比龍本諸此又後漢費長房以仙翁所授竹杖投葛陂中顧視則龍也併用之言水中竹影之映蓋日落橋影亦以竹色青而橋形天矯故水中之影疑青龍出現也舊註引朝野僉載則天時默啜破趙州見青龍臥石橋事牽強迂僻一筆勾之可也

願我老

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

成都志蜀城北有昇仙橋司馬相如赴長安題

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車入蜀今因蜀中事用得殊切濟渡也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為舟楫謂輔大政此聯自謙而贊李公言我亦少壯之時原有題柱之志今則老矣無能為耳李方壯年偉才行當入預朝政更建濟川大功豈可久屈于州郡之職哉蓋觀其管課造橋之功而知才略之可大

合歡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合歡舊說解為

舉州歡欣或謂治席為歡飲共落其成不知孰是其餘諸說俱未穩妥或別有係橋典故姑闕疑以俟一說歡字疑觀之訛謂眾聚觀語殊不典驅石對竹橋說何時反照題中即日成述異記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今其石色猶赤此結直承上相引而下言李公濟川之功即日落成昔秦皇之驅石物重事煩而難成功何時得到海東而觀日出處徒勞而貽笑耳嘲其豪舉費力而贊竹橋簡易速成之功也千年字亦以貽笑千載反觀即日成功非徒填

也

野人送櫻桃

因浣花村民為公贈此而憶先朝甚高春初開白花繁英如雪結子尤盛二月乃熟大如拇指圓而色朱故亦名朱櫻每一朶數十顆纍纍如貫珠以其先百果熟故特薦寢廟見禮記月令唐制四月朔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百官各有差見李綽歲時記王摩詰韓退之並有勅賜櫻桃詩蓋每歲之恩例也野人贈櫻桃視勅賜櫻桃題面已見感懷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

也自二字早寫出一飯不忘意

紅謂鮮麗如紅顏紅泉皆是也野人相贈反襯後晚筠籠亦映下金盤玉筍蓋西蜀邊陲之櫻桃亦如上苑所進者宛然一般紅豔所以觸發感慨也昔日禁廷勅中使盛金盤以賜者今乃野人裝竹籃相贈其感懷何如哉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詞許同回筠音韻竹也

頻頻也細寫些些傾移也公詩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又桃花細逐楊花落細義可見已寫傾輸也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註寫謂傳之器中此謂自竹籠傳於他器也愁猶恐也愁仍破恐紅苞易破為其善熟也數回細寫妙寫愛玩之狀詞者驚感之餘疑怪之也許猶爾如此也萬顆之多當有異同而類穎一樣圓珠略無大小相雜何能勻同如是蓋野人敬公特擇以贈公感其厚意所以驚嘆也愁仍破詞許同與也自紅三字回顧有情卻緊起下憶昨二字轉換手段亦詞許妙一聯口中嘖嘖不已宛見村夫子受野人之贈真春蠶結繭隨物肖形也

大明宮

二句串讀流水對法因野人之贈憶昔年之賜退朝擊出宮中何等榮幸恍惚一夢徒感愴耳前

聯區區瑣碎村婆絮談此則天上盛典光輝赫然機關變幻令人瞠若不日昔而日昨其事猶如昨日也擊出二字敬賜之態恩榮之狀寫得宛然王詩歸窳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韓詩香隨翠籠擊初出色映銀盤寫未停可併觀也門下省後漢謂之侍

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中與侍郎俱管門下眾事謂之門下省南北朝以來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遂為宰相之任唐朝並尚書中書謂之三省開元中改為黃門省尋復舊名大明宮即蓬萊宮詳見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金盤盛于前所以寫之消息音信也無消息言其事杳然蓋國家多難朝儀衰替嘗新盛典今得行否身阻天涯絕不相聞也蓬花易亂隨風飄轉無定在者故比人之漂泊應起句西蜀為結任轉蓬一任其如轉蓬而不必自恨也任者分付之辭猶言不管也亦不得已而強自安蓋嘗在大明宮恩榮奉天賜者今乃流落邊陲徒嘗野人之贈靜言思之不勝感慨故強自寬而不復管也顧註此與天子不在咸陽宮同一嗚咽公滯天涯不知王室安危何如雖則身如飄蓬之轉亦空任之不復敢自憐自惜矣所謂一飯不忘君一何切邪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章梓州即章侍御葬

見前竇少尹未詳少尹府尹之貳唐書職官志西京東都北都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府尹各一人從三品少尹二人從四品下蓋竇新為成都少尹而自梓州赴成都也此公在梓州時作編次當在寄章侍御之前世讀杜律者多依邵傳註本往往有錯誤者然臨講不可遽改正姑從其編次於題下辨之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

秋日野亭幽趣蕭散殊娛雅容

千橘香撲酒佐歡可以盡醉玉杯錦席盛宴主人送爛漫何等張設高雲涼晴天爽氣殊壯行色主人送

客何所作行酒賦詩殊未央

主人謂章梓州作音佐何所作猶言何其殷勤

嘆美其厚之辭即指前二句而言殊未央言其所作無窮章為竇出餞設宴于野亭其時物則千橘正香其天氣則高雲生涼玉杯行酒錦席賦詩主人之情有加而無已故曰殊未央竇得意之行故祖宴之盛如是也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衰老二字于極熱場也

中忽添冰雪使人冷然蓋客方行色揚揚主人亦將
推轂俱壯年逸氣不以離別為難而公獨以衰老陪
宴亦共劇飲盡歡但預憂宴罷臨別之況故曰應為
難離別恨其在斯世恐不復會也賢聲輝光祈望之
詞言其赴成都必顯功名也韜註云離
讀去聲然所字已失粘蓋亦拗體耳 預傳藉藉新

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藉藉名譽傳播之貌二字跟

賢聲藉藉稱譽以俟其來也肅宗時以成都陞為南
京故以京兆尹稱之或以為預期其為三輔之京兆
迂矣無勞猶云不用趙張謂趙廣漢張敞漢宣帝時
相繼為京兆尹俱有賢聲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班史所載流芳百世今新京兆之賢聲行應超
乘而出其右則史筆稱述其德不復用說趙張也公
先望之以賢聲輝光遂復仰之以垂名竹帛昭耀千
古其所以祝之可謂至矣青史二字警得尤切此詩
上半章梓州之送後半乃公之送蓋主人送客如彼
之盛公乃何所作惟是預祝其功名所謂送人以言
也者

奉待嚴大夫

聞嚴武再鎮成都喜而待其至也
此空在將歸成都草堂之前公與
武詩皆隨其所受官而稱之武去年遷黃門侍
郎罷兼御史大夫而此題仍稱大夫可疑朱鶴
齡輯註云唐人凡稱節度
使皆曰大夫亦未知何據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孤身流寓殊方
故思故人甚切

今聞其復來喜不可言也須用也濟世莊子
嘗怪偏

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偏裨謂少尹以下諸將
校也終日猶言居常待

待其再來也旌節節度使麾幢也唐書職官志天寶
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
一昨年武召還朝今復再鎮蜀實間一年故曰隔年
回蓋偏裨諸將懷武之遺愛常竚望其再至公初竊
意未必有此事故嘗疑怪之不圖其果如所待
纔隔一年即復回來是出於望外喜極之辭也欲辭
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鷁催徼音叫西南邊界曰
徼猶東北謂之塞也

巴微謂閬州欲辭巴微言將為荆南之遊合猶云遍啼鶯合言彼此相和到處綿蠻謂春已深也鶯音逆水鳥能避風故江頭人彩色畫於船頭以為節因謂船為鶻去鶻催言舟已欲發也公自武之去在蜀無所依乘啼鶯合之候方欲辭巴微而遠下荆門去鶻且夕將發適當是之時聞武再鎮蜀遂不果行畱以待之蓋殆欲彼此相失而幸得不

一生襟抱向誰開襟抱曾臆也南史齊張充謂王儉曰所可推襟送抱者只大人一人公身既衰老時猶禍亂懷抱蘊結悠悠無聊只庶幾待故人而得有所慰焉此時若齟齬失會面則更有誰如武者而一打寫懷抱邪幸及吾行舟未發而得聞故人之來所以喜待也

至後 冬至後一日為至後是日有所感懷故鄉而作也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日初長所謂添陽名且美惡相反况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其實乎所以悲也

故鄉 青袍白馬梁侯景故事指一時寇賊憑陵畿甸者洗兵馬行亦云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或為公嘆身老不遇為嚴武幕客誤甚金谷水銅駝街並洛陽名勝石崇索靖故事並見晉書顧註云庾信哀江南賦桀黠構扇憑陵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公正用此語以侯景之亂喻安史之禍洛陽盡遭焚劫今日思之寇賊紛紛果是何意而金谷銅駝已非復吾故鄉景物矣兩句緊承思洛陽有何意三字正是恨其妄誅其心耳非故鄉三字寫出荒涼邱墟之狀謂其非昔日之金谷銅駝矣此說得之諸解皆誤履端廢朝言廢冬至朝賀則白馬青袍暗照題面非泛用矣有何意猶云終何事笑安史之輩徒驕一時也公喜聞官軍破賊詩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正此義也

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上句感歲月之速移下句傷兄弟之久別梅花至後之節物二十四番第一花信歲月易遷已是至後之天早芳應候欲開而愁中度日無意待花故不自覺乍見而感傷耳詩小雅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後人因此詞謂兄

弟之久別梅花至後之節物二十四番第一花信歲月易遷已是至後之天早芳應候欲開而愁中度日無意待花故不自覺乍見而感傷耳詩小雅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後人因此詞謂兄

弟為棣萼永相望常常思而不已也蓋因梅花觸棣萼之感總是思鄉之切所謂看去亂鄉愁也

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興猶思也悲故鄉懷諸弟無可奈何

所以愁極詩詠性情因欲借詩遣思而思終不能遣卻轉增淒涼而已將奈何哉

撥悶撥音鉢除也悶煩鬱也案年譜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未幾崔旰反寇成都五月公

避亂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之此蓋在忠州將下雲南因憶其有美酒

至則得快飲庶幾可以消愁矣古詩所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故以撥悶命題預想而遣興也

聞道雲南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道言也聞道傳聞人所言也雲

南縣名明時夔州府雲陽縣麴音掬麴米春酒名唐人多以春名酒如松醪春石凍春詳見東坡志林一

盞即醺極極言醉美也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乘舟下峽

極是險艱反為非難事欲造彼之急便作此虛想至則得數澆壘塊非止一醉而已故曰定幾巡長

年三老遙憐汝振柁開頭捷有神

長上聲此亦當句對格薛益分類峽

中以篙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凡欲發船則振轉柁尾船頭便開朱鶴齡輯註川中人以掌前梢為開頭

今名看頭然則振柁屬三老開頭屬長年矣蓋主船頭用年長練習者故曰長年就中長老下事者推之

司柁其人不過三四輩故尊之曰三老較耕錄云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又海船中以司柁曰大翁

皆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是亦長年三老之意也憐親愛也曰遙憐者時尚未就舟而先預想也振力結

反轉也拗也柁徒可反正船木設於船尾頭即艙也捷有神贊其操舟敏捷陵危避險間不容髮神機在

手奇警絕妙也蓋振柁開頭遇險迴避之狀峽水飛奔舟迅如矢惡難危巖戰兢喪魄若操舟才失立輒

轉覆故非捷有神者不可以冒險也此聯申言前聯下峽所以非難事者憑妙手行舟之神捷也四句一

直下皆想像之樂所以撥悶也此殆所謂已辨青錢畫餅充饑望梅止渴出於極悶悶之餘耳

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防預備也顧與雇同出錢役人曰顧直音治價也顧

直雁人之直錢若今言工賃也或謂願工賃直酒直
鑿矣此促舟師之辭蓋公有不安于忠州者因戲託
酒狂言耳

諸將五首

言當時諸將之事皆出於憂國之餘
永泰元年在雲南作也沈歸愚云五

章議論時事慷慨蘊藉而于每篇結語丁寧
反覆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

其一

此首慨吐蕃之難是當時第一大患未贊
郭子儀是諸將中第一人所以首言之也

或謂前六句追傷祿山之亂非
是因不詳當時事蹟而誤也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

南山終南山長
安志終南山連

互藍田諸縣為長安之固西漢諸陵及大臣墓多與
之相對虜音魯胡虜指吐蕃千秋與南山通氣用之
反襯胡虜入關尚者不可然而能然之辭此嘆陵墓
遭焚毀故下復申言玉魚金盃事蓋諸帝陵墓皆在
內地前直南山要害堅固所謂關中四塞千秋足恃
而胡虜尚入關肆其發掘橫行蹂躪如入無人之境

何邪恨其不能守而怪嘆之也時吐蕃之寇無歲無
之廣德元年長驅入關遂陷京師代宗出奔陝州大
常博士柳伉上疏言犬戎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
宮闕焚陵寢事臣子不忍斥言故託之漢朝陵墓也
舊解胡虜指安祿山殊無干涉昨日玉魚蒙葬地蚤時金盃出人閒
此嘆陵墓之遭發也西京雜記漢楚王戊太子卒于
京師天子賜玉魚一雙以斂唐高宗建宣政殿改葬
掘墓棺柩略盡玉魚宛然見在蚤與早通蚤時猶言
即時謂不經時日也盃小孟也漢武故事鄴縣有一
人于市貨玉杯者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
送其器推問乃武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
人形貌如先帝云南史沈炯傳載行經武帝通天臺
為表奏之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
出人閒即此事也以上有玉魚字易作金盃搜神記
盧充因獵入崔少府墓與其小女婚畱三日後三年
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俄不見充詣市賣盃崔女姨
母見之曰昔吾妹嫁崔少府有女未笄而亡吾痛之
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此非陵墓所引只
借用其語替茂陵玉盃胡元瑞云以金盃字入玉盃

語一句中事詞貫用兩無痕迹如伯夷傳雜取經史
 鎔液成文正此老爐錘妙處此說得之兩句須合看
 蓋玉魚金盃交互為文諸陵及貴人墓皆為寇盜所
 掘發殉葬御物盡出於人間也日昨日日蚤時傷葬
 埋纜畢即見愁汗馬西戎逼會閃朱旗北斗殷見音
 遭發掘也現對
 會字而言見愁言愁在眼前也汗馬謂汗血馬西戎
 天馬汗則血吐蕃西南夷本漢西羌在長安西八千
 里故曰西戎會言往事指廣德元年之亂閃音揆謂
 相映射而閃鑠也北斗旗畫左傳三辰旗旂疏云畫
 北斗七星殷於顏反血色疑紫日殷東觀漢記殷頰
 微還京師朱旗騎馬殷天蔽日旗言殷本此殷一作
 閑非公父諱閑不應犯用且北斗閑成多少材官守
 何文理見愁與愁顏犯疑憂字之訛
 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多少多也漢書材官蹶張註
 在長安西北將軍指郭子儀破愁顏謂歡笑也通鑑
 代宗紀永泰元年春吐蕃遣使請和帝問郭子儀對
 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遣河
 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規之材官守涇渭正

謂此也蓋吐蕃雖請和然涇渭之間防守猶嚴將軍
 所慮誠深彼其胡虜反復無常前日之愁尚在目中
 豈一旦姑安可輒破愁顏諸人乃皆忘愁不復為慮
 獨將軍不敢忘憂以國難為己任殆所謂匈奴未滅
 安以家為者庶幾勿弛其節天下所倚賴也此寓規
 于頌竊祈祝也公之憂國厚矣哉是歲九月吐蕃果
 復反與回紇合兵入寇然因其
 有備不戰而退于儀之功也
 其二 此首言回紇之難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
 初臣屬突厥國在突厥之北去長安七千
 里眾十萬貞觀間突厥衰回紇破之入貢肅宗
 至德元載討安史之亂借兵回紇回紇遣子葉
 讓將精兵四千人至郭子儀克復兩京皆用回
 紇之力其後回紇恃功驕橫侵擾中國遂合吐
 蕃入寇故公恨借助回紇之
 失而嘆諸將之不勤王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三受降城並在

仁愿所築控制突厥之要地也仁愿中宗時人景龍
 二年封韓國公神龍三年於河北築三受降城本漢

朔方郡地久為虜所占與中國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禱祠下候米合而入河南郡縣屢被擾亂是歲突厥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取漠南地亟築三城以絕虜南寇路三城首尾相應以拂雲為中城東西城相距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遙相接應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獵牧河南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其折北虜之衝唐一代之勝事也天驕謂突厥漢書匈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曰胡者天之驕子也拔漢旌翻用淮陰侯傳拔趙旌立漢赤幟據險扼胡以保河南也蓋欲言求助回紇之非策先舉韓公偉勳稱之韓公嘗築三受降城者本欲禦虜絕之乃反賴虜兵自援遂為虜侵擾其負韓公之意不亦甚乎案開元中突厥款塞歲許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此已負韓公本意所以致借兵胡虜也故特以此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紇下沒反起之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以其當禦而絕者反請兵自援故曰翻然驚怪之辭也朔方兵謂郭子儀之軍安史之亂子儀以孤軍起朔方肅宗請兵回紇援之豈謂負韓公禦戎本意而反賴以平寇亂邪所以貽今日之大患也胡來不覺

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

胡來謂回紇為僕固懷恩所誘與吐蕃連兵入寇潼關

關在華州華陰縣陝隘最險長安所恃以為固而胡騎長驅不覺其險隘如入無人之境此嘆虜兵之盛而諸將坐視其失守偷安不救所以有結句之責也龍起謂高祖創業晉水在晉陽縣即興王之地冊府元龜高祖師次龍門代水清代水即晉水也蓋當時創業之盛不唯人助順効力天地亦復應之也上句傷今此句追昔思創業之盛而嘆今之憤憤也舊獨解以胡來為祿山龍起為靈武即位絕不相涉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獨憂社稷之難而諸將不効禦備之力徒享昇平之恩何以報答之邪往年吐蕃犯關代宗奔陝發詔徵諸道兵莫有至者故云古者主憂臣勞今乃臣逸君勞所以勉諸將者切矣直使計泄之臣置身無地尚何其有靦面目邪天子尊之至故曰至尊社稷猶云國家凡大事以社稷稱答酬報也昇平謂未亂以前昇猶盛也

其二

此首傷自祿山之反禍亂相尋至今未靖而府兵法壞轉輸不繼上下交窮也未贊

王稽汰冗兵勸農以固國本所以媿勵諸藩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

烽兵火也言安史之亂洛陽遭

焚劫也漢書高帝紀秦得百二註秦地險固以二萬人守足當百萬人重謂重關言關守非一重也此言東都宮殿之盛忽遭兵火為燼則要害之險固不復足以恃矣蓋嘆在德不在險也

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

滄海泛謂東南地方薊門幽州范陽郡即安史窟穴

餘黨李懷仙等猶盤據其地封封疆也史記周封堯後于薊故曰堯封此撫輿圖而恨其不一統禹跡貢賦尚未全歸堯後封疆無所可覓蓋安史餘孽多有割據州郡不供貢賦者不獨河北幽薊等州也

廷哀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

詩大雅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哀

職謂帝業補謂匡諫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爭字本此為虛活用是此老爐錘妙處誰爭補者若朝廷乏補袞之人帝業何以興隆邪未知果有其人否吾在遠方不得預聞也軍儲士卒支用唐制府兵有事則

徵為兵無事則散為農不取給縣官而自食其地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在役而不得休皆仰給餽餉而不自供焉夫禹貢未歸而軍須則稍喜臨邊王相國然內帑其能支乎尤可深憂也

有銷金甲事春農

稍喜者以天下皆不自供而銷甲事農僅王一人也一說稍喜二字

下得有分寸蓋其計雖未十分猶為此善於彼恐失乎鑿矣時王稽以宰相為盧龍節度使故曰臨邊王相國自可曰有見他將不然而王獨能銷金甲鐵鎧也銷金甲事春農謂汰冗兵歸農民也銷者言其易耕具也事謂自以為事業而專務之也蓋王汰冗兵募耕勸農民布于野故曰春農春字有繁盛之意是則寓兵於農官家不費供給而守禦之備在其中矣能識時務而固國本所以可喜也舊解以為屯田不知何據恐臆度耳舊唐書廣德二年王稽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畱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此可見其汰冗省費之功也或謂稽附元載故下未滿之辭鑿矣公只喜其知籌國之要未必涉稽立身始末耳

顧註王縉以奸諛為相固不足取矣然猶有此可嘉者故曰稍喜當時將帥徒擁重兵而坐耗軍儲則深愧中國諸侯讀者不解此義不知老杜原本六經處吁鑿之又鑿矣

其四 此首言朝廷用中官為將而失交趾珠崖之貢其實託惜此事而深戒不當使中官

掌兵柄故後聯推開而言之其意微矣蓋宦者監軍朝廷因疑諸將特以親信參之尤為當時

弊政而其勢難於斥言是五首中最苦心之作也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 扶桑國名在碧海 中見十洲記

此只泛謂海外之地耳銅柱標漢馬援征交趾所植表漢極界見本傳交趾在中國極南界土壤相接漢置日南交趾九真三郡至南宋時別自為國號安南冥冥暗貌氛祲妖氣也明皇用中官楊思勳將兵討交趾殘酷好殺敗而還代宗初呂大乙亦以中官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自是嶺南不供職貢至今其禍未平故回首望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南天嘆其喪地蹙國也

珠久寂寥 越裳國名在交趾南今之占城國也翡翠

土多珍產明幾翠羽瑇瑁異香美木之屬南海指珠崖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建珠崖七郡自是之後

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後宮此舉二物以該諸餘珍貢官司非其人失撫綏之道今皆寥絕不復

至不亦 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 錫音析 賜也大

司馬武官之極故曰殊錫總戎大將也侍中謂內官貂音雕鼠屬色黃黑出丁零國漢侍中中常侍冠加

金鑄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此言近時出征大將率皆內官理貂者不止楊呂二鑄或有殊錫加大司馬者

貴寵極矣蓋嘆宦官之禍無所底止也朱鶴齡輯註云此深戒中官不當出將也楊思勳呂太乙竝以中

官出征貽禍於南海至今梗化矣李輔國以中官拜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又拜兵部尚書詔羣臣于

尚書省送上所謂殊錫也魚朝恩以中官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程元振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

大將軍充寶應軍使所謂總戎也此說得之但大司馬謂拜兵部尚書加大將軍等之殊榮總戎謂掌禁

兵為軍使等事未註混之。龜矣或以侍中為當時門下侍中謂諸鎮節度多帶宰相之銜徒享尊榮而不能輸忠故責之坐不詳一篇主意而誤也。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

聖朝。炎風謂南徼即交趾珠崖諸郡朔雪謂北塞即河朔幽薊等州安史餘黨所盤據者此言晉天

率土本皆一統無非天子之有所謂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而中官出將喪地蹙域或逆黨割據未歸版

圖竊為國家憂之慨焉不禁痛憤只冀得忠良之臣以翊聖朝之政須使天下復歸一統安得用刑餘小

人據將帥之重任自取潰憤乎深慨時弊立意如此而詞旨溫厚蘊藏不露寔苦心之作也蓋官軍出征

各有中使監軍主將不得專進退皆從其指揮故宦官弄權掣肘沮抑忠良之氣當時軍國之事往往由

是而敗故特曰只在忠良翊聖朝其欲彼黜而此伸意在言表矣

其五 此首追贊嚴武將略并懷知己恩遇也案前四首一二章法相似三四亦自一對此

首則別為一體可見良工鑪錘之巧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 逐猶隨也人公

數年錦江即其所居花竹清幽備載于詩今離蜀南下猶依依懷想風景悵悵心目居常不違顏殆若逐

我來者然也公懷錦水居止詩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其餘戀戀草堂見集中葛常之韻語陽秋言

之詳矣公今所居即錦江下流故曰逐人來巫音武巫峽屬夔州公寓雲安縣即其處也哀謂秋氣悽慘

水經註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唯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借嶺衡疑其間首

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其地陝隘如此而時值秋候萬壑氣色慘愴愁人轉不可堪也

錦江與巫峽地名美惡相反亦見苦此慕彼所以追憶嚴僕射也今年四月嚴武卒五月公辭成都南下

秋至雲南居之 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相去僅三月也

射音夜嚴武卒贈尚書左僕射公追念知己恩遇尤惜其材略不能忘懷也天子私使日中使望鄉臺在

成都之北隋蜀王秀所築為蜀之名勝公為節度參謀時嘗有勅使將命至蜀公隨武登此臺以迎接之

亦為一時盛事蓋其時當此節勝地秋景大賓饗宴
宛然在目故特感而思之也顧註公往在嚴公之幕
嚴公表公為工部員外郎朝廷為遣中使銜命而來
公與嚴公共於望鄉臺迎之此其最所深感故特言
之豈其然矣
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持節謂賜旌節

詳見于前武一鎮東川兩鎮成都故曰三持節數舉
杯言多餘暇有雅歌投壺氣象蓋號令嚴明節制肅
然故軍政無事幕府清閒左氏所謂整暇者抑亦折
衝樽俎之意自在言外於是公每陪宴詩酒從容談
笑盡歡所
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才
易云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蜀地山川要害為天下至險之境北走秦鳳有鐵山劔閣之塞東下荆襄有瞿唐灩澦之灘西南接吐蕃雲南姦逆存與虜寇屢擾苟見割據征討甚難故劔南節度寔為重任安危所係須選良將武以出羣英才直挫吐蕃嚴固疆場危邦便安全蜀是賴真勝其任而愉快矣公追悼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是也奈何早世不竟其用今也則亡殊可痛悼實為國家惜之不但知己

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蜀地山川要害為天下至險之境北走秦鳳有鐵山劔閣之塞東下荆襄有瞿唐灩澦之灘西南接吐蕃雲南姦逆存與虜寇屢擾苟見割據征討甚難故劔南節度寔為重任安危所係須選良將武以出羣英才直挫吐蕃嚴固疆場危邦便安全蜀是賴真勝其任而愉快矣公追悼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是也奈何早世不竟其用今也則亡殊可痛悼實為國家惜之不但知己

之感也時杜鴻漸代武節度成都恐不勝西蜀要鎮之任所以益使人思嚴公不置也安危謂安危所係舊解安安其危迂矣

十二月一日三首

雲南地暖時方臘月朔而江上物色已含春意故感殊方節候而述其旅懷也亦一時漫筆耳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
今朝始入臘月寒氣當愈甚而

雲南冬暖春意已動縣前江色眺望可憐也公寄常徵君詩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南毒熱新夫初夏已毒熱則冬暖可知矣蓋地勢卑為一聲何處送書

山嵐鬱掩如坐轍中也憐謂惆悵也

雁百丈誰家上瀨船
雁足繫書蘇武故事百丈巴人挽船纜名峽中崖石如齒非麻

泉紉繩之為前牽故以巨竹四破而用麻繩連貫以牽逆流之船百丈以其長名也瀨灘也漢書下瀨將軍註引伍子胥有下瀨船此反用之二句乃江可憐之景蓋江頭春意已動雁有北飛之聲感送書故鄉

之事而恨不得附信適見上瀨之船或亦中原之人
吾欲下峽而去彼則向蜀而行耳目所觸皆感鄉情
所以惆悵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將以

言驚感年光何遜詩驚時最是梅此用其意蓋今春
意雖動而梅蕊猶含幸其不驚愁眼即和裴迪詩幸

不折來傷歲暮意不欲見也騷人愛梅言雪探春今
乃如是何等境界取亦猶以也與更取金陵作小山

直取流鶯送酒杯同椒花謂元日椒酒今臘月朔獻
歲在近故及之媚即十九首入門各自媚之媚言親

愛也晉書劉臻妻陳氏聰慧能屬文元日獻椒花頌
此暗用其事以內人從行也遠天遠方之天謂身在

殊方也蓋惟酒可以遣愁故預念歲旦椒花之酒雖
身在天涯之鄉而亦能隨例設儀因家人之親愛以

邀新禧之歡也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明光漢

尚書侍郎掌詔詔起草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千
家註引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詔亦杜撰耳日

邊謂帝都本晉明帝語公嘗逢榮薦為工部員外郎
屬尚書省然實未拜官于朝今老患肺病恐遂不復

能趨朝也唐尚書郎與漢尚書郎其職不同但以名

同用之爾蓋公徒帶朝官之銜而未嘗供其職以奉

文書之用乃為老病所困將終為南中之鬼故深自

惜也舊說明光起草借言獻三大禮賦事即公詩所

云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夫中書

獻賦與尚書草詔事體殊不同安得敢自比乎可謂

妄耳公詩數言肺病消渴讀者以為借用相如故事

文人稱病套語耳案公寄劉伯華詩割愛酒如灑自

註平生所好消渴止之是實病肺也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此亦縣前春意

冬蒸地煖故山市負鹽出井此谿女打鼓發船何郡

郎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鹽井其俗以女當門戶

皆販鹽自給蜀中鹽井數千百處散在諸郡山中

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煮乃得成鹽視他處為最難云夫井深事艱如是乃以婦女子負鹽而出之豈不尤憫哉峽中地險水迅兩舟相觸急不及避必致損壞故下峽之舟必擊鼓而行令上瀨船避也二句言風土之惡後聯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所以感嘆也

晉書諸名士遊宴新亭周顛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風景謂天氣時景顛等避亂江東嘆其風土與洛陽異也公留雲安不得還京正如新亭之悲也切迫也言迫于情不勝感也消渴即肺病此用故事不妨犯複司馬相如善文武帝召以為郎常有消渴病免居茂陵著封禪書公時抱病吟詠遣憂故借以自況長言經年不治也公言病屢比相如以其為郎故用之如病渴汚官位尤可見也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權相將不聽春之不來也夔州楚地故稱楚客聽從也將率也此言江上春意已動舟行無復苦寒之憂不及待年芳爛熳之候便可以下峽而去吾不願茲久為客惟任舟楫與我相將爾蓋厭雲南之甚自慰之辭也漫當作漫字

書從無燬字後世詞家多從火旁沿襲之誤爾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

岸輕輕柳絮黏人衣四句一氣讀下緊承前春花句

即看言不遠也豈有者黃鸝盡出幽谷而去無復歷翠微者也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疏云山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一說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短短樹低近水貌輕輕絮飄貌顧註云當燕未來巢鶯未出谷之臘候而預擬其即入山扉無復歷翠微此義原在下句所謂春來所謂他日也蓋望春至之速逆道

其事爾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承前四句待如是爛漫擬歡娛遣興而老境無聊親知皆各天即鶯燕花柳亦奚以為哉準擬親知虛實對法邵註謂之假對誤矣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

假對者借聲對也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他日春方至欲一杯開懷然無人共難強獨醉耳乃反徒感傷重嗟其負春矣蓋強健行樂玩故山

之春其乘興何如哉今筋力衰罷而沈滯殊方雖逢風景無因歡娛乃欲待春開懷殊不知其重嗟也初想像春事準擬賞豫既而知其待春無益自笑吾癡也二首中差為此善於彼聲律亦始整矣

白帝城最高樓

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五里北緣馬嶺高一十丈西南臨大江

即瞿唐峽口江水溯騰澎湃楚蜀咽喉要害無雙漢公孫述據蜀有白龍之瑞因自號白帝築

城居焉大曆元年春公自雲南移居夔府因登于此也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

城尖謂據絕頂山峭而頂窄故

曰尖仄狹隘也愁杳渺之意與山腰官閣迥添愁同縹緲高遠之貌飛樓謂其高危若飛舉也起句言欲登而仰望之形勢次句乃至絕頂飛樓縹緲於空際而獨立于其上飄飄如危也此句先見遠望之景盡在目中矣胡燮亭云縹緲二字申言尖仄如畫加一飛字則縹緲之意似欲搖動空中矣中二聯及起句皆有力量音節太急所以此句可鬆是詩家操縱之法第七亦句法相應峽折雲羃龍席

睡江清日抱龍鼉遊

拆開也羃雨上也日抱言光在水下激豔閃爍也二句近望所

見即瞿唐峽景勢直在日下上句言至幽下句言至清詳推詩意此日登臨之初屬朝霧暗陰故自一至二皆說渺茫之景既而雲散日明江波始豔豔所以四句乃曰江清日抱龍席睡驚怪峽石突兀之狀龍鼉遊想像江潭湛澹之影蓋峽拆雲羃之間有物蟠拏蹲踞疑龍席之睡臥江清日抱之際隨光悠溶盪漾想龍鼉之出遊也丹鉛錄云此乃登高臨深形容疑似之狀耳舊註謂雲氣陰黯龍席所伏日光圍抱龍鼉出曝真以為四物矣即以杜證杜如江光隱見龍鼉窟石勢參差鳥鵲橋同一句法同一解也蘇子赤壁賦云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鶴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亦是此意豈真有鳥鵲龍鼉虬龍虎豹哉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此聯遠望所見上極西扶桑樹名在日出之地見淮南子及十洲記對言照射也斷石謂石壁中斷即上所謂峽拆公移居夔州詩亦云禹功饒斷石世傳巴峽禹王所疏鑿云蓋峽中數十里兩崖絕壁中貫一江故曰拆日斷峽

日向正東故城上所望東海日出之光覺扶桑西邊
枝影直映映日之絕壁也弱水非禹貢所謂既西史
記稱在西海者集仙傳西王母所居崑崙之圃弱水
九重非輿車羽輪不可到此蓋用之長流即所謂
江清者隨斜陽之影從上流映來激豔連天無際遙
想其自崑崙之弱水而東注也諸註率不知斷石為
破長流為江故皆憤憤矣是聯直承第四句寫快晴
萬里眼界曠莫極日之所出入蓋本諸淮南子日登
於扶桑是謂咄明史記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
也此極言白帝城樓之高西眺東瞻舉天下而盡在
一望中下文所以發憂天下之長嘆也扶桑弱水原
是渺茫之談自與第二句通氣對一作封諸註費解
今從輯註
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遊空回白頭嘆世
本正之

下也遊空以其憑高而泣淚向空遊散也白帝城樓
之望固天下大觀杖策陵險可以窮眼界矣公徒倚
迴望之際乃亦感傷時世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不知
天下之亂何時得見太平真可痛哭流涕為之泣血
遊空車迴白頭悵望殆使肝腸斷絕然抱天下之憂
豈敢匹夫所關何爾獨悲之切故自怪曰誰子乃眇
眇杖藜一白頭翁非狂則愚耳上六句奇崛古怪結
句決難平淺傷世歷血之慘殆欲感動天地收得力
量相稱自嘆反問誰子竊窺恍惚亦與全體稱矣日
杖藜曰白頭點得蕭索真大海一粟矣此詩真作驚
人語是緣憂世之心發
之以自消其壘塊耳

愁 公在夔感春歸思累動因有
此作公自註強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楚辭春草生兮
不歸感春色之盛恨未能歸也今江上之草日長而
春色將爛漫坐令人感思故鄉之春故曰草色喚起
客愁以無情為有情而恨其撩人亦不堪愁之癡心
也泠泠水流貌非世情言其無情蓋吾切欲東歸而
未可得水則東流自由泠泠去而不止漠然與人無
涉是何無情哉戴叔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
人住少時亦此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
意也巫一作春

此律詳解

公出峽之志欲翼而飛彼則羽翰自在何天不可飛而不肯去是何心性自得乃爾殊可怪耳與獨鶴不知何事舞同一感嘆獨樹著花燦爛自與他木分色殊有得意揚揚之態亦使人不忿也曰底曰自竝有在彼而不關我之意蓋巫峽風土之惡非所宜久居而公留滯于此不堪鬱鬱之嘆因愁之切癡情咎物也

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前四句只言感物增愁此

乃言愁之實暗者氣稜未銷也南國謂楚蜀地方孤城謂夔府蓋自祿山之反至今十有二年中原小康南方未靖戰塵動起殺氣蔽天是以身阻異域不能回鄉流寓孤城悠悠送老也

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席縱橫渭水長安名川秦山即終南山人公自謂罷音疲

也縱橫恣勢馳驅也人與席罷病與縱橫反對用之此憶京師而言長安山川故鄉勝槩此生得見恐竟無期身既衰憊賊方猖獗戀家憂國悲可支邪公詩不可久留豺虎亂中原君臣豺虎邊竝指寇盜舊解以為比當時苛政非也凡言豺虎比其暴惡近則害人遠畏避也說苑譬猶豺狼歟不可以身近也言近

則食入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路十九名未詳蓋公在掖省時路亦為補遺故以曹長稱之今在夔州以舊僚友善詩酒同好公數過觴詠此日亦因悶思飲故有此寄也徐子能云公閒居無聊欲到路家遣悶雨餘泥濘著甚要緊故先戲呈藉以解嘲也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

昨夜春雷大鳴而今朝天未即

晴餘寒復來峽中氣候之偏暮春乃如此也

黃鶯竝坐交愁溼白鷺羣飛

太劇乾

坐止也古樂府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閒鶯坐本此公詩又云蘆花留客晚楓樹坐

猿深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疎簾巧入坐人衣劇猶歡也特用此字形喜色揚揚之狀舊說訓苦訓戲竝未穩當夫雨中鶯亦龍鍾既而天霽喜毛羽之乾翩翩飛回若矜誇然極言快晴之景也蓋夜雨連朝久而始霽故兩鶯竝坐樹枝愁溼而不鳴飛羣鷺翺翔江浦喜晴而不勝歡悶坐之際一憂一喜如黃鶯愁溼

拾

只好坐在家裏如白鷺劇乾又好走出門去所以欲訪友應詠遣興也或謂下半與上半不接竟似兩截體坐不詳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詩律細言

老練圓熟漸造精微蓋公平生學問志業皆徒為屠龍之技獨詩頗進耳彫蟲小藝亦奚以為是感慨之至自嘲之辭也抑亦其就路十九飲每以論詩律為好下物是十九所以最愛故及之也酒杯寬謂巨杯也徐黃詩有杯闊語蓋自公此句來夫公高陽之徒非巨杯豪飲不足以遣悶然屢往貪飲鄙吝人必厭之乃奉巨杯邀歡者不可多得耳言知君最愛清狂此為末作引也以細字引出寬字妙

客百遍相過興未闌上六句自述此二句呈路曹長知者察路十九意中而言一作唯亦似是清狂客公自謂既清且狂所以不為俗人容抑亦百遍相容主人清狂亦可想也興未闌言殷勤不盡所謂久而敬之也蓋詩酒共樂惟路十九能愛故人容我清狂雖數不疏厚情愈加故因雨後春寒欲復過飲遣悶不知果無厭否因呈此詩問之所以云戲也

峽中覽物此亦在夔府覽物景感而詠之下半嘆因病過春失下灩澦之期也

會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公會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三

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為帝城之輔故號三輔華屬京兆故曰趨三輔潼關在華州見前其地形勝山則華嶽水則黃河皆天下之大觀所以多詩興也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

黃河夔州大巫山有登龍起雲等十二峯其下曰巫峽水經注稱抗峯岷峨借嶺衡疑高峻可知峽間江水西自蜀來故曰蜀江此見巫山蜀江之壯感而想像河嶽之景公之在華州乃生平極不得

意之境本無足憶然今而思之所謂云卻望并州是故鄉故亦感其形勝之似也舟中得病移

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公至夔舟中已得病故就客舍時同衾枕移去也移居夔

州郭詩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又寄薛據詩峽中一臥病瘡癘終冬春是也洞口謂其所居深山幽邃長薜蘿言時之久蓋今春自雲安遷居夔府已經一春未離衾枕雖對江山之景然詩興索然也形

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形勝即謂前聯所云幾時回首指去

夔而言高歌即詩興也一者望其難得之切也夔府山水之境幾如河嶽之景是形勝有餘然風土之異不類關中病裏鬱鬱厭之久矣然春已深濫瀕不可下不知何時得離峽中而去卻回首顧望此境快然發詩興而一高歌也

暮春

此亦夔州病中感慨專嘆失出峽之時也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應空

塞悉則反擁塞言不暢舒猶云

鬱滯言見閉于萬山中也虛徒也應料度之辭空謂湖天之空闊對擁塞而言公久欲東下荆楚而病阻峽中鬱鬱度日則瀟湘洞庭春水拍天之壯徒想像其空闊汗漫而已顧註云楚天則浩闊而不得往峽中則擁滯而不得出僅從閣上見景物從苦處說入佳况聊以自解其鬱塞耳 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

夔州為南楚故曰楚天峽中少晴日雲陰屢起五雜俎曰

楚蜀之地十日九雨其風日清明者一歲中不能二十日也故公詩又云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又風常急山鳴谷應尤為可厭萬里謂長風之勢 沙上草

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

水旁曰沙草閣草屋之閣公在夔自築名西閣

是也柳新暗春深而綠鬱也蓮夏季之花以夔地暖欲先夏著花也柳新暗春已深也蓮欲紅夏方迫也峽中諺曰瀘瀕如馬瞿唐莫下今節物已如是雖則病愈無由下江非俟秋水之落不可復出峽矣故傷為病所悞後時失期不但歲序推移之感也 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

還一叢

暮春緊承上二句鴛鴦喜夏之鳥今沙柳新暗池蓮欲紅我正愁失出峽之期而彼則得

時揚揚故特下此二字挾猶攜也還本循環不已之義因為依然仍舊之辭叢聚也一叢猶云一羣也鴛鴦將雛立洲渚之上各自離散而遊逍遙甚樂既而翻飛則還相攜將團聚一叢而去此偶從閣上所見感其聚散自由而嘆病客擁塞不能如彼也

示獠奴阿段

獠音老西南夷曰獠與楚蜀接壤蓋南蠻一種山夷今蘭州所攜崑

崑奴之屬勇悍輕生矯健善奔公蓋在夔畜之阿段其名本集有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刈稻向畢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詩是公之隸人此詩因其修引泉之竹而笑之也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

山木蒼蒼言山深也曛日入餘

光也裊音嫋裊裊長弱貌分言分派而至夔人山居無井竹筒引泉為用源遠流長有數百丈者故言水筒一脈之泉裊裊蟠接山腹自林木蒼蒼中而流下也蓋各處引泉無慮數十筒故曰細泉分

入夜爭餘瀝豎子尋源獨不聞

入夜承落日豎子謂獠奴舊本作稚子今

從全唐詩竹筒或塞則中斷而水不至一鄉舉渴故爭餘瀝然此誠未矣獠奴以一豎子犯夜入山直尋源頭為修水脈不聞與人爭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聞是獨治本者抑亦偉矣

一注溼青雲

注水流射也青雲言其來路之高公素病肺一夜偶水筒中斷苦渴殊甚賴獠

奴去修水道回首望而待之果然潺湲傳響溼雲霄而注來也一之字寫得其始逆來之勢

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阿段夷人故以胡奴比之劉敬叔異苑晉

陶侃嘗得胡奴不喜言語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有胡僧見而驚禮曰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是夜失其所在句中驚異二字皆有所本虎豹羣與山木蒼蒼相應獠奴以童稚之年夜行不避虎豹深山尋源通水筒之滯自日曛時獨往而至三更泉聲始到其涉遠冒險勞亦甚矣曾聞陶侃胡奴之事驚其為異人今此豎子深夜穿猛獸叢中固非凡人所能殆所謂海山使者則陶侃胡奴不足復異耳曰常穿見平常不異夜行深山不但是夜行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

稱郡守縣令曰明府言賢明之府君也終

明府名未詳以公自註考之時為夔州功曹參軍兼攝奉節縣令蓋樓即在奉節縣署中也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

高棟謂樓層軒樓簷深窅所以

日氣不侵也灑字應水樓而言夫七月朔正暑熱之候不當清涼而因樓軒高遠已自涼矣又加之秋風吹起颯爽拂座水氣所舍衣冷如灑也

署香

脩音叔飛疾之貌陰山在塞外至秋則雪故以為喻極言涼冷也不去言不去為朝官也漢尚

書郎口含雞舌香奏事又郎官入奉宿衛出宰百里故因縣令牽及尚書郎蓋終久滯于郡之掾吏未嘗為合香署中人今已攝縣令則與郎官相當是不無漢署之香矣此蓋微辭贊其安于縣職而惜其清高之才也或是座上有香因託而言之此首重在水樓清涼幽致即以贊主人之人才入境雙清益覺爽快

絕壁過雲

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

錦繡言美景過雲使行雲過去

也蓋初登臨時山為雲所遮既而雲過去丹崖翠壁之景美觀斑斕如開錦繡也簧者笙之管端金葉也凡笙竽皆以竹植于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此贊松籟溪流涼聲相和之爽亦可以清人心而除塵俗矣

看君空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

尚方

看謂行看後漢王喬傳喬有神術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令漢法畿內長吏每月朔旦常自

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大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前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尚方少府屬官主造供御器物之局真賜謂履也公自註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佇觀奏即真也此言君處此幽境樓居如仙真出物表非凡人所及直比王喬作仙令則雖未即真然已疑其履受尚方之真賜行空如喬之飛鳧而輒必惹漢署之香豈長勞于風塵者哉蓋仙鳧陵空空憑高而飛故因樓高而想之也王喬入朝係朔旦故事恰合題面應第二句且其履所賜尚書官屬亦與第四句映帶諸註皆不認此義負作者矣

黃草

峽名在涪州之西山草多黃故名此詩公在梓閬時作取起句二字為題耳寶應元

年秋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蜀大亂八月知道為其下所殺明年改元廣德冬吐蕃入寇陷松維保三州七八句所以憂慮也泥赤甲山句以為在夔作編次在此誤矣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

赤甲山在夔州城北山甚高大

不生樹木其石悉赤如人袒胛故名俗省作甲行人一作人行似是案涪州東蜀極北界夔州則東赴楚之路相去數百里此嘆因成都之亂而東蜀亦水陸皆梗也黃草峽赤甲山惡名可厭特用之所以寓愁也

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

秦中謂長安秦故都也此

直承上而言叛亂為梗驛使不通思念家鄉莫得其消息也蜀道兵戈指徐知道之亂有是非者其信不一是非莫辨也梓去成都纔百

里而是非失真亂離之景象也

萬里秋風吹錦水公草堂

家別淚溼羅衣

萬里秋風言天下皆秋錦水公草堂所在思其被秋風吹而孤寂可悲也

道松州已被圍

時徐知道之亂已平而吐蕃之禍復起故言莫慮劔閣之險終堪竊據叛

賊已伏誅險不足恃耳唯吐蕃馮陵數為蜀患今又聞道松州被圍此誠為可憂恐猖獗之勢不知所底

止不早為處置將致滔天之禍也顧註論之詳矣諸註乃謂此指崔旰叛蜀崔旰在永泰元年松州陷二年後也且崔旰未嘗據劔閣也此詩黃草赤甲秦中蜀道錦水劔閣松州一篇中用地名者七不亦甚乎且錦水羅衣雖用借對法恐亦未為得也

白帝

此篇應是指崔旰之亂亦取起句二字為題也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傾盆

白帝山高故將雨之勢雲從城

門出暴雨便驟沛然如翻盆來也

高江急峽雷霆鬪古木長藤日月

昏江為峽所束水勢高且急故波聲激烈如雷霆之鬪山壑深邃古木長藤蒼鬱蔽天故使日月蒙晦也其地平常猶然是日雲霾雨暴江益奔激晝益晦暝使人感亂離之象殊不可堪也長一作蒼似是

去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自句對格去一作戎今從輯註

正之如猶如意之如蓋馬馱物而去勞苦進遲既解任而歸暢然安逸蹄輕而翩翩也此句因勞思逸想

望息兵休馬也下句憶昔傷今兵戈之
哀哀寡婦誅

求盡慟哭中原何處村民死於役故多寡婦誅責也

亡之餘猶徵及寡婦股削至盡也中原原中也或作

秋原非是蓋婦人有野哭者不知何處流氓即苦誅

也哉夫亂世之民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

急苦莫甚焉幸生泰平之

世者不可不知其思也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當秋山寂寥風

家吹笛巧弄妙音令人不勝感歎欲斷腸也清月朗之夜誰

斷腸聲謂哀切不堪聞下皆由此三字生風飄律

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風月分頂與春日春盤

音陽為律陰為呂長笛賦律呂既和哀聲互降此用

之謂高下清濁之音調也切者清徹悽惋之意所以

動思鄉之情也或為切近之義非是笛中有關山月

曲述傷離別此拆用之以征旅言故曰傍曰幾處幾

問多少之辭或言多或言少此言多也蓋處處旅人

月下聞之皆愴離別之情不止我一人也胡燮亭云

不曰照而曰傍有丰神益淒涼與飄字俱妙

想南征胡騎堪走極言悽切賈氏說林李陵為單于

涕解圍北走周弘讓笛詩胡騎爭北歸偏知別離苦

公之用本此諸解引晉劉琨吹笳退胡騎為借以比

笛非也武陵一曲蓋笛中實事也後漢馬援南征交

趾門生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武陵溪深其

詞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

走夏間武陵之曲想見南征之苦皆斷腸之意也時

蕃戎馮陵故有此聯借以寓意非特以桓伊善弄已

也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折楊柳亦笛

之恨此借曲名翻折為生寫想見故園之感亦見吹

者之技精統與起處巧字映帶蓋初奏關山月次武

溪深至此奏折楊柳故感嘆而言時已深秋故園楊柳應盡搖落而今夜笛中還吹出楊柳來愴然感傷之至宛見故園柳色依依如在目前抑當此搖落之時是物何由而頓生邪吹笛之切巧作斯聲令人因聞其曲如見其物焉於是鄉思切迫益不堪斷腸也愁中盡生見笛聲飄風遠度愁思隨滿望中故與中二聯斤兩相稱也李春甫云大手筆聲律極細然有對意不對詞對詞不對意者蓋此詩二聯學者不可效顰故特言之也

夜

公寓夔之西閣臥病未能北歸秋夜感懷因有此作一本作秋夜客舍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

天高言秋氣清迥楚辭悲哉秋

之為氣也次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旅魂驚言客況不妄於寢王粲七哀獨夜不成寐此點化

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

上句俯臨應秋水言

下句仰望應空山言此自閣所見聞夜景而皆觸動旅況之感者疎燈自照與暗飛螢自照同言照不及

外蓋江畔有夜泊孤舟燈火映帆檣寒影寂寥也新月猶懸謂夜深蓋七八日之月杵音渚雙杵兩人夾杵對擣者此言杵杵之聲與月俱懸蓋山城杵聲仰而望之新月銜城聲在其處也寫得刻畫范杼云善詩者就景中寫意不於意中尋景如杜詩無邊落木蕭蕭下疎燈自照孤帆宿殊方落日玄猿哭諸聯即景物之中含蓄多少愁

雁無情

南菊謂南地菊花菊逢人妙倒轉則庸矣蓋菊花似獻媚而人仍舊伏枕應為花恨耳以

無情為有情反襯下句弄巧妙在言外矣北書謂故鄉音信秋雁自北地來故觸感思鄉書無情言等閒飛過也公以大曆元年春至夔明年仍滯留再見秋菊之開艤舟欲出岫而臥病未果感雁望鄉書之至而亦莫得一行夫家信不到與雁何干但因

無路可通歸怨于雁出於無聊之極思也

步檐倚

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步檐步廊也舊作步欄見楚辭大招司馬相如賦欄古檐字顧註步檐即今之飛檐古者六尺曰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故曰步檐牛斗玄武七宿中

二宿看牛斗，候時刻也。鳳城指長安，因建章宮銅鳳
 故事，號為鳳皇城，或引弄玉事，非也。蓋中夜夢驚終
 不能寐，故起出閣扶病倚杖徘徊步廊，聊以消遣。乃
 候時望星斗，因感銀河互天而低想，其應與京城連
 接，依依戀闕，瞻望亦至情之切。作斯癡想，也應字思
 京之精神尤難為懷，邵註以七夕事附會，殊不交涉。
 引小杜詩尤謬，俗本步檐作步蟾，誤甚。丹鉛錄辨之。
 鍾伯敬云：同一清壯而節細味永，案之有物覺老去
 悲秋昆明池水等作皆遜之。

杜律詳解卷之中

